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三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序一十首

贈李九江序

贈何君遷太僕少卿序

送按察使房公序

送陳公赴貴州序

送右副都御史孫公序

送右副都御史臧公

送童公赴京尹序

送陳公序

何公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序

翟大夫序

序一十首

贈李九江序

李君為九江府三年而郡大治君無何懇乞致其仕
歸乃進君江西右叅政歸自君治九江稔滑者遂遂
無敢萌也曰官無如今守廉又明非公者縮無敢君
于也豪強仆於其嚴良者恃以安也上令設非其令
違民好君執而不行讓言至君往而爭然理勝爭卒
無撓者令者或強之也君則毅然曰官可去厥不可
阿竟不行於是九江懋者不上之也它非令不至干
民民亦不知有他令非於是士專其業工賈坐肆盜
皆其境農嬉南畝此禎民之效也禎則不擾不擾則

民附民附君乃君懇歸也又放君歸於是民始疑民
泣涕答君曰夫自走省人事迄今頌白蓋目覩十易
守天號稱治者非必君廉也廉摧則公銷公銷則明
夷明夷則威弗立威弗立則豪強不仆也豪強不仆
則良者搖六者殊途而相須誠如是能有能爭非其令
者乎即爭能竟弗之行歟非令至則民擾擾則四等
各失其業民即失其業不治走目覩守未有不稱治
吏遷也君胡不少柰而歸士解之曰嗟蠢哉民獨立
者危方上者災故非令不至於下而傲譽必騰於上
楚諺有之曰翦稊長穀言恩怨異情也故良者暴之
闇也威者猾之讎也太明則闇忌秉公則私惡抱廉

則污讒何則物以反仇 君烏得不歸也或曰夫堯
舜在上巢父洗耳張摯二疏之倫談者尚焉故聖王
必有不可致之賢而君子必有不可縻之節而後淳
風可行也聞之羅公曰世號稱名流善文章說道術
深藏闇穆乃其心特養望市高以取崇位博鉅資媒
當貴耳於中非實有也一遇事變小則奉首鼠竄大
則有不可言者矣茲其言雖激然要亦有徵焉今李
君歸陟之以華階褒之以渥辭安知上之意不爲斫
頑風懦舉而使履道知幾者勸哉

贈何君遷太僕少卿序

何君以河南左叅政而遷太僕寺少卿人曰高其地

厥昔縮重入乎或曰脫繁哉予曰拔才也以嘗歷試
然亦漸耳旣入必重庸君徃予計天官公會公自西
來謂予曰頃覩子元清理西北馬有巨才云夫子元
才誠巨使握大藩柄敷化而弘載民汔康乎夫馬之
政一焉耳拘而簡以君遷不優馬後民哉斯非諳夫
馬者也馬之登托國之舒蹙係之矣是故丘甸歲取
圉事嚴矣數馬以對宴富占矣駉牝強衛斯臧興魯
阡陌成群漢以張矣是以兵戎之事顛碩佶閑詠者
侈焉比足同色國者弗之捐也然古之人思寓馬必
民也至有復其三卒免二丁者備矣而猶責之官何
也政非人不行也故有張万歲爲太付而後天下以

一縑易一馬今監苑無陳堯叟勒石之功茶馬非李
杞蜀市之嚴而編戶馬有文彥博難耕靡息之憂卒
有急則太僕每發帑金市之民今之民非嘗復而免
者也遇市則昂其直直昂州縣官必區畫副之矣付
之而有不朘民者平於是馬一而民亦大擾故謂馬
之政一拘而簡謂君之遷優馬而後民者非諳馬者
也辯者曰何君前清理西北馬嘗糾勢官私田湖益
馬歲入約數千金行期年矣然卒弗行也於時君子
有馬政之章畧曰私茶不絕勢益不革馬卒不登亦
未聞措之行今即遷茲官能使馬遽足而民靡擾乎
天道以志行官以誠守時非逆度知之而弗白非仁
當行而畏縮非勇相幾審力智斯立矣以君才誠重
庸君夫奚往不可矣而但馬政哉君寮方岳諸公以
君行也思有贈於君而屬予為之言予非度時誠守
行志者也而從之言以鮑子知我也

送按察使房公序

今孰不曰軒冕倘來物耳夫凌風排雲鼓翼於九天
之衢以赴功名之會斯豈非吾所深願至欲哉然而
時有遇不遇故富貴者趙孟我者也得之非我加失
之非我損何也以在外也及既失之也則又率面目
無彩澤意惜懊悔中怩怩弗休斯非所謂言是而心
違者歟大抵脫履名利有三難奮激不顧一牽於妻

子二以官為家三今欲一旦超乎三者視其官如塞
翁之馬孟敏之甌先幾勇止內無絳貫色不黠如窮
約靡悔斯其人亦空矣故曰笑碎美璧動情破缶而
况功名富貴之除哉故官為家也官失而無家必曰
悔不守井泉之體牽於妻子妻子必聒之曰榮途百
足奮激不顧者失其官鄉里人或侮之或其邦大夫
過之不式時節不問這必曰吾謀再起以泄不平若
是者其去也豈誠由諸心者哉任丘房公為河南按
察使守一此法欠石安矣無何上書乞致其事歸
天子乃許進公太僕寺卿歸公為此內而弗謀妻子
外而弗詢友僚書上而京師朋舊咸罔聞也命下也

人疑而驚詰公曰歸有家乎公曰薄田足以耕敝廬
足以栖家人安乎公曰安曰他日鄉里人侮公邦大
夫過公不式不時節問遺公曰侮予何殆慢予何辱
不去二者難必矣公拜命暨還儀度徐暢若有所負
而釋焉豁焉若有需而獲也聞惜其去公歌弗自勝
譽其高然若靡能焉若公者不謂超乎三者之等而
其去真由諸心哉夫人性雖同而品則殊著易識而
微難察自是有向欲去而怵於侮且慢止也必曰茲
非若不去而殆且辱也有向欲去而牽於妻子也必
曰吾效房公不謀諸妻子有向欲去而慮夫無家也
必曰薄田敝廬易辨也若是者非公啓之而誰也故

空同全集 卷五十三
君子謂公之歸有厲頑劇貪之功不誣矣公以進士
歷郎中知府副使參政諸官至今職唐相國瑄其先
也而居任丘實自關內徙因是於予有鄉國之雅而
省司諸公乃復屬予曰房公之去人士惜之然亦高
之焉子盍贈之以文於是乎文

送陳公赴貴州序

陳公之貴州左布政使也爰自河南右使往焉往之
日河南左使臧之偕左右叅僚餞之郊有舉觴勞陳
公者再拜而言曰嗟遐哉夫貴州者古鬼國之域而
西南之荒裔也不謂萬里哉陳公觴而酢之而再拜
對曰竊聞之王事無近有知道路之事者曰遐可難

焉夫洞庭五溪天下之險也林箐峴峿劍峰指攢下
視無地仰之無天苦霧蒸焉水則波濤靡際微風瀉
湧是險之至者也又草露垂蛇之虞不可不戒陳公
曰王生遇九折之坂叱御徑度狄相登羊腸之谷望
雲徒悲故君子不以夷險異懷人臣不以非美殊志
某也前嘗歷匡廬泛彭蠡北涉井代揚鑣鴈門之衢
飛蓋白登之墟者屢矣然嘗浮洞庭踐五溪徧沅辰
之巉極偏鎮之區蒙蒙嶽嶽大牙相入者固貴之北
隅也乃後復踰大庾登五羊返于江于淮于河以至
于河南某者未始困于險也而險亦莫吾困問者瞿
然而變色曰蹉壯哉且子何以治夷陳公曰竊聞之

雨露不擇地君子不擇人故鳥獸悅惠豚魚及孚忠
信篤敬蠻貊焉行夫自貴之開邦也列帝敷膏于上
諸吏宣承于下官御惟備巨小相屬立節世長因其
勢輕徭薄賦養其力左輸右轉瞻乎用甲冑以威庠
序以教錄俊登杰細繫大縻是夷而華者也某何敢
以夷治也臧公曰吾與子異域而均責夫封疆之官
其責有五訓養先焉一以持之守之以寬詳出允納
宣明剔幽其庶幾乎陳公再拜而受曰旨哉敢不敬
承佩君子之訓於是李子聞之曰諸君可謂善祖行
矣一餞而三物備或問何也曰送而恤遐而險焉虞
仁也仕不避難重險不懼忠也別靡忘規陳青必五

義也仁以樹忠義以行亡益之以貞可事不濟是一
餞而三物備者也諸君可謂善祖行矣

送右副都御史孫公序

孫公爲都御史赴江西也以李子嘗官其地問厥宜
李子曰僕鄙人也宜何知焉夫不自政而謀人政者
妄也不自陳而言勇則其言無稽敢辭翌日李子與
客論天下之政而及江之西客曰孫公撫斯邦也境
內獄省乎蓋其人嘗爲刑吏矣以平名又錄囚斯也
然斯邦也賦其允乎豪必自今摧矣自孫之爲叅政
爲按察爲右使所政知之也李子曰竊聞之天下一
政因地異施故政以位殊位由體立立體顯用藏諸

其能是以米價之問智者瞋目牛喘下詢君子與焉
故比條原情執而罔徇積孚而寃成者刑吏之事也
懷矜剖疑義以斷例破堅伐幽錄囚者之志也公符
宣委亟恤緩徵叅政之義也持明縣平靡屈靡撓生
輕付之吏嚴民畏按察之經也協寅敷誠可否惟貞
右使之程也糾邪敷端屹然岳安百度貞焉都御史
之賢也巍威履仁鎮危立利任怨而輕去挈綱而踈
目踣猾而矜拙巡撫者職也昔予官江之西見右使
者弗程也按察之弗經也叅者非其義行也私計曰
撫臣必糾之然弗之糾也乃程也經也其義行也私
計曰茲必敷之矣然卒敷之敷事巨曰三司如何咎

也曰咎在攸司威武臨也若罔知聞也斯非鎮危立
利任怨而輕去之道也及覘其日爲則簿焉書焉瑣
焉屑焉矣耳故刑貴親太親則煩賦貴親太親則勞
兵貴親太親則劇心煩身勞益之以劇則威不巍自
用遺人則仁不廣仁不廣則拙不容威不巍則猾不
伏此所謂下行諸司務目而拋綱者也古之大臣不
由也客曰其聞之君子異位而同功殊體而均效言
有本也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曰我戰則克奈
則受福言無往不可也孫公之撫江西也予謂其獄
省而賦允也非欲其太親之也自程而後程人之程
自經而後經人之經也經以立程程以擴義義以定

志志以幹事則何豪不之摧矣豪不奪則民志一民志一則重犯法重犯法則獄省獄省則賦可允賦允則盜賊不作盜賊不作則兵戢而無用此大臣之業而巡撫之良也故曰同功而均效者此也夫二日左使臧公偕諸寮來謂李子曰孫於君同年進者也同即屬而嘗又共巷居其行也能無言哉於是李子以客問答語告臧子而臧子乃遂以李子之言告孫子孫子曰夫敷其義而弗指其事而顧宏厥辭李殆以言諱乎雖然非妄言者也厥言有稽矣

送右副都御史臧公序

大臣之出而鎮也必在畿甸之外記曰天子使其大

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是也方伯之國去天子遠故不可不有出而鎮之之臣出而鎮之不可不假激揚繩糾之權故又不可不名之監故監者主控遐固外顯寧而奠危者也今真保諸府猶古三輔之地所謂王之畿也乃奚取諸監而使之鎮也此救時而順勢之道也政要曰靡一一之又曰持衡之勢重則昂夫建本者未有不崇乎培者也今使之鎮而取諸監者非欲畿內地昂且崇哉直隸之府不相一非方伯國埒也勢不得更無監故置監者又以一之耳此所謂順之也順勢以置監而監非方伯國埒之地則其體孤懸畿內近天子則美醜易達一分以崇本重

邇以昂伯非假之歲月不效故監直隸府視他方難
也是以天子不易視監而監亦不敢視已易此臧
公監他方請屢抑而獨監茲獲歟昔高皇帝置監
也專任御史巡未始煩大夫也至今議者每私謂巡
撫之官非祖制斯見弊而不見時者也彼徒以彼
非便宜材也利已靡任怨日俵俵冀轉擢遂以為不
必煩而不知按者守恒者也撫者濟通者也恒者一
於法通者兼乎化且今之撫者誠如召之陝以東異
之關以西也亦何寧不之顯危不之奠而矧遐與外
之足憂也夫真保諸府古河朔之域而武悍之國也
西臨阨塞三關據焉已已之變賊嘗抗刃飛狐而飲

酪倒馬矣日者流賊之起也夷恒山之堞而焚易水
之臺者幾矣是其地內而外邇而遐者也與古之畿
例異而事兼夫以昂化重邇崇本一分為已任而益
之以內外邇遐之兼此臧公監他方請屢抑而獨監
茲獲歟古人有言曰圖治於難言不可不慎也今以
臧公才望此官此地然常自曰天子不易視此官
此地某亦何敢此官此地易行也可以側耳風政矣
先是孫公以右使為此官江西臧實偕群寮屬予文
乃予今不得不文於臧者其義猶孫也

送童公赴京尹序

童公之為順天府尹也以河南左布政使府於省體

亞尹視使品殿然非名使周尹擢非大名使即尹周
北也斯非白重外輕義邪童公之爲左使也幾三易
年矣擬擢公都御史暨卿者屢矣乃竟擢公尹又北
也非以公名使又大者邪天下之勢地近則難制荷
重則難力體雜則職易撓順天者古京兆之地而尹
猶古之尹也輦轂之下焚糾盤錯動干貴豪暮謀於
幕朝誼于朝所謂河南帝城當近臣斯謂近而難制
民之受病譬如木蠹朽自內始勞者欲息瘵者欲瘳
禁邪祛害一趨同俗邦畿旣熙四方是承厥機惟尹
尹之輕重畿甸以之斯謂難力夫尹卿相之次也簿
書期會猶云有司故其體差異史云前有趙張後有

三王專而治者也今之尹若是乎斯謂難職處三難
之地誠非大名使不可而以任公則公之素不推可
知矣予嘗竊論天下之政惠流威立信執義斷非通
弗濟有容乃大故體心悉情布慈敷溫猷朴靡施此
可言惠而不可謂之威端嚴厲望之肅如邇慄遐
懼此可言威而不可謂之信令行禁止晝一靡移此
可言信而不可謂之義破幽剖疑不吐不茹苟有弗
合死生以之此可言義而不可謂之通曲成委就從
之弗失已違之弗取怒此可言通而不可謂之容法
坤之藏準師之畜含垢掩疾不動聲色綱舉目清有
斯六善而後三難可行也何也尹也者卿相之次也

故其器常患不泐然猶有司也故其才常患不通而又益之以義信兼之以威惠此天下之良也章公有焉尹不足為矣公捷為人也以進士歷都給事中叅政左右臣政使擢今官云公之擢今官也三司諸大夫飲餞于公分燕于私備矣已而相謂曰伯叔倡和載之詩回路相贈述之禮言昆弟友朋非言莫申也夫察也者義猶昆弟分別友朋者也於是相率改言于李子李子曰夫童公者予知之素矣是卿相之器也有六善焉尹無難為者矣

送陳公序

陳公以河南按察使而陞山東右叅政使捐詵鞠典

敷布遠刑獄就錢穀去糾擿司科催前以法今以教法主義教主仁是陞也階崇而職異矣於是有問李子者曰君子有遺慮智者無兼能陳公固才臬將復才藩乎李子曰考來於往察隱於彰故往者來之證也跡者心之應也陳公嘗為令矣才令也為御史矣才御史矣按察副矣才按察副而又使矣而又才使則今不才藩乎竊聞之君子異位而同體異體而同功異功而同心故藩臬臺邑者位也卑崇相承寬嚴以之者體也仁宣義決視履熙載者功也然發之才而由之心故跡者心之應也夫牛羊之於人床也昔者奚飯牛式牧羊也移之官奚以秦霸式為令才斯

何也通也通斯同同斯功矣是故邑可也臺可也臬可也藩可也如孔子委吏可也乘田可也中都宰可也魯司寇可也斯所謂證諸往者也不然必自計曰吾奚藩奚臬奚臺奚邑官至而後習斯學養子而嫁者也故同者由之心者也異者即乎事者也功者證乎跡者也體者存乎位者也通者貫乎一者也問者曰若是則陳公進而卿不爲名卿乎李子曰名卿哉曰名相乎曰有本矣

何公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序

何公以都御史巡撫我土再歷年乃有今命蓋出臺而就曹輟網維而佐水土者也以階則六佐爲崇以

官則司空古列之三公以職則今散而前要以地則比重而南輕矣是時何公年壯者尚未子會又喪其夫人乃公懇疏乞歸或問李子何公歸允乎李子曰弗允曰奚知其弗允也曰以公之德之功知之竊聞之爲而靡澆之謂執同而罔隨之謂介小而容之之謂恕存而念之之謂厚諾而終之之謂忠先而墜之之謂遠優而俟之之謂大斯七者古所謂德之經而政之所由行也是故是人也治朝之所必庸是以在下則陞在上則旌在野求之在位明之夫何公者德而位乎上者也方將明之歸何可得矣在乾之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今皇帝繼統也乃夙夜思德

焉庸而慮之曰為矣撓乎同矣隨乎小或罔容容者
厚乎厚者忠乎忠而遠乎遠而大乎既見之而庸之
矣八坐克矣乃又慮南有位焉若曰不仍虛乎若是
則何公者仰懇䟽乞歸無允之矣或又問功者何也
李子曰竊聞之政外無功故執則法立介則類分紀
則愛擴厚則惇積忠則衆附遠則器洪大則量富量
富則大事斷器洪則承荷堅衆附則易使惇積則易
親愛擴則惠澤流類分別善惡別法立則紀綱修以
是臨民無往而非政以是為政無往而非功矣故曰
政外無功曰日者齊寇犯我東鄙也飛箭滿眼炎燄
晝赤淮泗河洛之間詢諸如焚而公乃仗絨即戎指

揮而平之斯所謂切衝尊俎者也及其明之也乃水
土焉寄何也李子曰君子之政始諸身以加諸民曷
為弗成曷用弗功詩云右之右之無不宜之是也何
公嘗為縣矣而縣焉成嘗監察矣監察有聲為郡為
臬為藩矣以郡以臬以藩名斯足以觀政矣何也德
為之也故忠其衷也厚其徵也恕其行也執其操也
介其節也遠其期也大其規也斯古所謂德之經而
公之政所由行者也是故重輕之者時俗之論也南
北之者急要之心也 明天子固且 詔公入矣公
行之日三司群公餞之郊公曰幸問言於李子於是
群公乃造問李子而有斯序

贈翟大夫序

翟大夫者河南按察司副使翟子也翟子爲給事中
也効章怒樞要坐是出補僉事僉事雖太夫然銀青
而諫垣出是官也時眼恒卑之於是人咸謂翟子危
或教之曲解乃翟子則顧毅然曰得不得命知不知
人非其道以求之君子不爲也况求之未必得哉居
無何樞要者去於是翟子進副使階中順易銀以金
換青爲緋褐蓋驄馬英英赫赫奕如而巍如於是人
則又咸爲翟子賀乃翟子顧又歌然弗之居也曰夫
君子之諍也非以捷徑也其進也非恃幸也是故居
盡吾職焉已毀譽何知吾重吾力焉已進止聽之故

法者不任情以出入君子不低昂以徇時是故翟子
蒞我邦也吏嚴而民降罪之靡寬訟者寡怨行之三
年令問彰顯夫是則翟大夫之行焉已或問翟大夫
何以賢也李子曰人也殆有真貴者也夫有真貴者
必有至質有至質者必有浩氣故氣者稟也質者成
也貴者徵也今夫松栢固世之謂才也然斧之則折
桂之則折火之則灰水土則朽乃若金玉之爲物也
從革罔渝瑟溫而栗煉之愈赤寧碎靡蝕斯何也其
質至也是故天下之言貴者未始不之歸也故詩曰
金玉其相傳曰金聲而玉振之夫文孔者古之大聖
人也而贊之者必曰金玉金玉罔知二物者天下之

貴也夫瞿子者誦法孔子者也又恒自曰文王我師以是觀之殆有真貴矣人也其質至也其氣浩矣夫是則翟大夫之行焉已大夫某名某字號青石子昌邑人也其為副使也則嘉靖二年夏也

觀風河洛序

觀風河洛者為巡按譚子而作也觀風者何其職也河洛者方也譚子之蒞我邦也度而能貞肅而有明潛洞滅否旁燭冤幽見之苟真風激山屹利害罔移也於是君子佩愛小人服威吏憚而縮民恃而舒然罄跡泯焉重竟日默如也斯何也天下有大通焉觀是也有大幾焉風是也風以幾動幾以觀通是故無

適情焉情者風之所由生也巡按者以觀為職者也即情以察幾緣幾以廣通因通以求職鮮不獲也故君子謂譚子善為政雖於天下可也河洛先之矣是年也譚子實監河南試大梁士試而中者十有四人也十四人者相語曰我監公何以大通於幾空同子曰士讀易乎觀之為道人已之道也然君子觀則先已故曰知風之自自我始之也其有職也則戒之曰爾惟風倣之曰巫風淫風亂風言其觀貴已也夫譚子者懋于德者也德而風故其動幾動而通故其觀無適情是故以執則貞以用則明潛之則洞旁之則燭愛乎威行吏縮而民舒也斯何也德者所以為風

者也情者所以流德者也幾動于微通成于廣職斯
獲之矣故君子謂譚子善為政然河洛也厥方挾矣
諸士曰古者陳詩以觀而後風之美惡見也我監公
聲跡泐而其德大通於幾不謂天下之材乎於是賦
觀風河洛云河洛者狹之也冀太師平之獻諸天子
空同子曰民詩采以察俗士詩采以察政二者塗殊
而歸同矣故有政斯有俗有俗斯有風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三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四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序一十首

贈郭侯序

送陳汝州序

李君陞按察司僉事兵屯潁上序

送梁處州序

送李德安序

送太常喬公序

送程南昌序

送何職方序

送馬布雲歸序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序一十首

贈郭侯序

郭侯為開封府同知三年人曰郭次公陸矣已而果
陞而為汝寧知府人曰郭公將轉而為開封已而果
又調而為開封李子曰竊聞之三王不沿禮五伯不
襲智是故政也者因民而為者也故順時者致昌者
也信謀者審方者也俛志遲迴者後時者也今郭侯
為開封也於斯三者何由焉且夫順逆者勢也大小
者形也彼太阿鎮鄒於人非不利也設倒其柄則玩
而不畏故曰徑尺之魚不遊於蹄涔橫海之舟不納
於江河今論者不察乃輒立議曰郭君必以其為同
知者為知府又曰必以其為汝寧者為開封是何異
於膠柱而鼓瑟者哉且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為不得

為至易知也夫開封者史所謂車馬之湊四通八達
之衢也于今則有監守之臣有臨轄之司有諸王之
國其屬城則四十有三其賦訟徭役勾幹簿書之擾
蓋奚啻十倍于汝寧而又日僕僕跨鞍馬奔走逢逆
如是而一勢能盡如為汝寧否哉且夫寬猛者人之
所時有也孔子曰平易近民民必親之然而肉刑雖
三王之勢不廢此又何也故居上不寬孔子以為不
足觀然攝政七日而即誅其亂大夫卯故曰寬于良
嚴于猾寬主恤嚴主戒今郭侯將為寬者邪抑嚴者
邪諺有之曰近火先焦開封近火者也百人箠箠噉
噉難堪矣蓋其地人衆雜人衆雜則其俗易偷而善

造偽吏隸胥史之徒又輒相鼓扇益盜奸即蹈死地
罔避懼彼其乘肥馬戴貂帽著文綺衣者蓋踵相接
也大者白乎置田宅與豪富埒矣此其責在知府邪
同知邪余故曰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為不得為至易
知也且今人誰不謂包拯歐陽脩相繼為開封也蓋
拯以嚴峻起及脩代之用寬亦起夫二子者固並所
謂有道仁人也乃其治同功而異義乃又並顯盛傳
世由是觀之為政各任其性用情能附實則民亦易
化故曰其所令及其所好而民不從今論者乃顧又
謂郭侯必用其二不然其妨於政豈不謬哉

送陳汝州序

陳子以鈞州同知陞而為汝州知州李子開之色沾
沾喜幸曰夫陳子前為郎中矣至彰也然豈料其左
而卑也今之為汝州即非彰也然關諸天下不細也
夫天下事勢譬之弩也而其動則猶機也坤之初六
曰履霜堅冰至夫霜之於堅冰相遠也動乎此而應
於彼乃若是神何也此不謂至微至微者邪故曰知
幾其神乎夫陰陽善惡君子小人未嘗無類也故陰
陽者形也善惡者行也君子小人者朋也形不獨立
行不特成朋無逆從是以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
彙征吉而於否之初亦云故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
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故朱博雖賢必俟

其友乃結綬貢禹即非不肖然不能不因人而彈冠
由是而觀方今無朱貢之徒則已誠有朱貢之徒聞
陳子興有不彈冠相慶者邪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也且今人孰不欲富貴假令陳子巧詐善宦卑
卑與世浮沉或富厚多金玉貨財無論一知州即令
立致卿相大夫余何所喜幸焉陳子人品道德誠足
為天下喜幸即令隱約終身予願為之執鞭不辭矧
今為知州矧將彰而為卿相大夫記曰力田不如逢
年善仕不如遇合今陳子亦謂之遇合者哉非邪鈞
州知州李君將有禮於陳子念獨余與陳子故同郎
中也为友而又故知陳子於是評來謁余以文曰邦

彥不幸不獲交於下執事然知天下有先生久矣敢
為吾汝州請然予聞李君亦令名豪傑人也因并告
曰陳子行君亦可以彈冠俟矣

李君陞按察司僉事兵屯賴上序

兵刑天下之忌器也然聖王能使人不犯刑而不能
使天下無兵能使兵設而不用而不能使兵一日而
無食能使兵足于食而不能不分之以官何則專其
事則有緒而易理責衆則勞倍而鮮功昔周成康之
世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可謂極治然猶羽旄章于禮
器干戚存乎樂舞兵車藏于比閭故曰聖王能使人
不犯刑而不能使天下無兵當是之時四夷賓服干

戈朽於武庫然猶歲終計盈縮九年論耕畜故曰能使兵設而不川而不能使一日而無食及其立官則司寇司刑司馬司兵司徒司食故曰能使兵足于食而不能不分之以官今按察提刑官也益之以軍馬城池則司馬事也又即之以屯田則司徒事也是故其境內刑有弗允以問司寇司寇乃下而問按察兵有弗修以問司馬司馬乃亦下而問按察食有弗給以問司徒司徒乃亦下而問按察按察所主之境地誠狹也兵少也屯寡也猶之可也今李君主穎上之境其地跨江淮邊四省而八牙民健訟而善潛非必巨獄以隔別雖小亦頻年亦了斯李君信善刑然能

便之咸允乎蓋所轄衛兵率萬計其官率各奴戮魚肉之又素狡扈稍繩則亢大繩則許更大則計脫之若即善兵能必其無不修乎又屯田疲弱不盡懇豪強占膏腴租入或於私門逋欠積而牽連李君即善訓食然又能必其無不給乎余故田責衆則勞倍而鮮功雖然得其本萬事理李君固明恕剛慎人也識高而變通夫明恕剛慎者政之本也識高變通者才之緒也以此治事尚有不允不修不給者乎且君故為司寇屬至著也又出而知陳州矣此所謂賢練之吏也如此而尚有不允不修不給者吾弗信之矣今天子夬夬明斷方法故布新他日或問江淮間刑於

司寇司寇誠對曰允矣問兵司馬誠對曰修矣問食
司徒誠對曰給矣又咸曰此蕪衆責而能功者也則
君不謂之得其本者而誰邪三卿者佐今天子用
之天下者誠皆有本者也則刑不可使之犯兵可設
而不用食可无不足也此所謂聖王之治也

送梁處州序

同年者擢同年同部者序而送焉義起也蓋惟我癸
丑之在吾部者為然癸丑之在吾部者前後三十四
人十二年間擢者二人又皆治郡亦寡矣前刘岳州
往王叔武首序之茲應樞往處州僉謂予當序夫序
叔武備矣予何能復言然竊見自內補郡者恒怏怏

不自滿非謂郡劇且勞而其勢有不獲盡專者邪犬
以金緋坐堂土州縣吏承風走役悅則利怒則威一
郡之休戚雨暘寒暑山川鬼神之食惟守主也而按
訊有推官收逋有通判兵戎有同知亮工分職各具
成案而決于守守可則喜否則懼如是而謂劇且勞
而不獲盡專焉者何邪守誠曰是侵吾掌刑吾刑賊
吾賦兵戎吾覈僕僕案牘間日不暇給疑推疑判疑
同而不之信而是三人者皆將歛避退縮雖有能靡
所自效於是事有所不舉矣監者入其境則曰守誤
之守誤之挫辱抑厄以劔其鋒州縣之吏觀望狎玩
不復有所警飭亦宜矣如是而欲專欲不劇且勞可

得邪夫三者遠之天下者也應樞是行將自刑自賊而自覈之歟抑寸之前所謂行人者而可否之也應樞入吾部歷試八載聲稱新人口性坦達無較是固天下之器於一處州何有處州在萬山中民質直簡訟蠶歲三四熟其租易辨卒伍句擾亦亞于他郡前三人者且各易為力而賢如應樞與之決可否而行之其部不大治雨暘寒暑不時山川鬼神不享不佑有是理邪然此特予所竊見者爾不敢不為應樞告他則叔武備矣

送李德安序

李子同年進士曰李宗乾者以戶部郎中擢德安知

府故事同部擢同部同進士者為言贈焉於是李子調宗乾曰德安非古名郡歟是在雲夢之間矣其地高山廣藪利耕織樵水水者捕魚陂宅舟楫然其俗輕悍而健訟君子則多機術把制人是楚之遺也子往何以為政宗乾曰其信乎立于信措于敏昭于斷與厥休息如何李子曰善哉備矣宗乾曰何以益我曰無已則寬乎綜密以輔之乎且兩漢循吏子以為孰優宗乾曰無踰黃霸曰霸無赫赫之譽若趙廣漢輩所為而天子賜車蓋黃金下詔褒譽人到于今稱之弗替非用是道歟當是時昭帝立幼大將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由是俗吏尚嚴酷

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是豈無見者歟夫守近
民者也日理民為事顧率務體格靡所司察觀霸所
為亦可以少省矣霸治民雞豚穀馬米鹽煩碎之務
罔不精力其所大木某亭猪子尚應口道之況其他
者歟今之守能若是乎宗乾於是起謝曰吾性剛不
柰事事微子之言吾幾不政矣李子曰夫剛乾之質
也陽之用也是故綜非剛則隳寬非剛則弛明非剛
則苛敏非剛則息信非剛則變夫剛美德也吾子何
患焉宗乾喜誦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乃再拜
登車而別

送喬太常序

元年春 天子肇祀天地既合群神于南郊乃復遣
使祠天下名山大川暨古帝王 宗室王墓告始也
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是也自山以西其鎮曰霍
瀆曰河海曰西海帝曰焞曰湯 宗室王曰晉曰代
曰審則吾友太常少卿喬君往侍祠建節行蓋道并
陘沂太行南並蒲坂反于太原北抵鴈門雲中歷數
月乃還徃反蓋數十千里按祀典王祀四望天子始
踐位祀之巡守至其方則又祀之故公羊曰天子有
方望之事至漢宣帝令使者持節侍祠於是近臣始
攝天子祀事而甌帛載御祝與百神抗禮矣祀之義
有三一曰尊神二曰尚賢三曰展親夫晉代藩所謂

文之胎也。媧馮古之神聖人也。河海霍望也。於是時將天子精意能靡所弗享，非太常所有事邪？太常掌百神之祀，素行無醜於神明。又晉之山川所生也。夫三者備矣，非太常享而孰享邪？是故孔子曰：我祭則受福，言有本也。山西連年凶赤，野千里黍稷不植，牲牢殯瘠，百神之典將有所不給。今天子踐始遣俊臣往修禋事，如是而後雨暘愆期，甘澤弗降，神曰：失職。賢曰：助慝。親曰：悖德。夫山川鬼神豈若是極乎？予行矣，予於是望之矣。

送何職方序

今之所謂賤丈夫者，非薪芻濕宇，至其道山澤之事

雖善方輿家言，莫能詰其所從來。此無他，踐之實者言之，切身親歷之，與得諸口耳者異也。夫言於人亦難矣。兵也者，難之尤者也。山川草木之利，疆異而界不同。車騎步短兵長，戟劔楯矛，鈇弓弩之施，又相釋百不齊。故曰：大小異形，強弱異執，險易異備。彼坐高幄，擁僚佐，談萬里外事，設非身踐其地，信才且知而克一一中哉。趙充國，漢名將也。及討西羌，則曰：百聞不如一見。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則兵果易言邪？新天子即位，銳意戎政。乃勅司馬卿屬數馬干邊鎮，而榆寧肅三鎮，則以柳陽何君往。君少年負駿才，至于兵戎之事，又為長茲奉璽書，踐萬里之域。

異疆殊界將靡所弗陟竊於君有賀矣君前在職方
圖天下地形寢壁上號曰卧遊予間叩之曰吾得其
形焉踰年又叩之曰得其勢焉再踰年曰得其備焉
然終不以是自是而予亦不以是是君者以未踐也
天下之患莫大於西北邊西北邊莫大於榆寧肅三
鎮者君踐有日矣歸坐高幄擁僚佐談萬里外事尚
有能詰之者否邪予于君之離是故以之賀而不以
悲君幸勿諉曰吾之行數馬焉耳矣

送程南昌序

正德元年秋九月戶部郎中程君拜南昌知府之命
是日朝士夫咸歎息為君惜謂君守南昌弗宜其言

曰南昌省下郡俗機狡健訟尹非法家者流性簡靜
鮮事事又恒疾信君是南昌不置守乎夫天下性同
也南昌之人獨不守同乎守之於民以分則帥也義
則師也親之則父苛母也父母師帥不可以機狡逆
其子弟子卒徒而為之守者以之逆其民欲民之不
機且狡得乎假令程君斥簡以徇擾攘靜以徇暴治
其民而民從之且猶不可而况未必能治治之未必
從乎且天下之事不能皆試而為今舉其大若要者
錢穀甲兵訟獄三者而已必欲其皆試而為必從事
於衡石予鈺桎梏之細而後稱司農司農司寇之位
設終身不為司農司馬司寇而前三事者將終身不

之諳乎程君固未始試司農者及仕為司農屬即赫赫以能著稱今往理郡訟有不著稱者乎父母之於衆子有訟未嘗不斷斷之必當者其視均也有不是未嘗不撻撻之不然者其愛等也非均且愛必不能服其子之心惟師與帥也亦然君苟以施之子若施之南昌之民南昌之民必治治則不爭不爭則化化則其功易叙當是時我冠坐堂上百昏羣姓奔走承奉于下豈必強力者而後能邪故曰操簡以御衆居靜以制動此天下之政也予於君官同部又同進士不宜無言以別會曹長胡君伯雍合詳寮友以文見屬遂發其所欲言者如此

送馬布雲歸序

馬君布雲主事戶部四年矣一旦致其事而去同僚既醜為之餞而又屬予之言予幸接下察日以簿書期會為事其何言之能為雖然竊有聞焉君臣之義道不合去言不聽去不得其官去年及去疾去以予觀布雲年未及也非疾者也布雲前為中書舍人九載克厥職乃擢主部事布雲又克部事鄉督太倉粟吏不敢蹈奸於是舉督天津粟天津之人咸藉藉稱明斯非不得其官者也非所謂言迂而道違者也而何以遽去無可去而去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夫自士大夫以官為家進退之義擯而不講於是有老死

于位而不悟者穢行詭迹之士遂宴然行列蒙詬詈
不顧甚有病卧牀褥猶日探除拜問調遷者使其弗
事事則已苟或事事而能以不得不聽不合去否也
嗟乎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使布雲不得其官去言
不聽去道不合去老去疾去猶為賢矧無可去而遽
去邪夫宦譬之海也百險備焉逆之則危犯之則溺
不知而不去謂之逆知可去而不去謂之犯布雲茲
去譬若泝恬波而行興意窮極舍舟登陸其有不樂
者邪布雲偉軀幹美髭鬚豪爽尚氣少失意於科第
老復弗究其官必考壽樂其餘年必生賢子孫昌大
其家不然何以與危者溺者別也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公自去歲上書乞骸骨 上察其忠誠勉留之至是
二上書不許會公目疾引請益力 上不得已許焉
賜璽書文鏹有衣一襲行之日冠蓋車騎填塞路衢
道旁觀者咸嘆息爭走覲公聚而轉相語豈不為至
榮幸事邪議者謂公前以司農卿歸 先皇帝特
詔起之置之左右委以腹心數 召對訪延失得故
每誨屏從侍必移刻乃罷所謂帷幄舊臣者今 天
子幼冲煢煢在疚四境未輯忠鯁耆舊之臣不可一
日去左右又大司馬者佐王平邦國者也公去誰與
理邪公不聽比去議者以聞 天子廉公有決志故

卒不畱公夫士有必去之志而後有不可奪之節故古之人有招之不可來而臨事麾之有不可去者豈不為俊偉烈丈夫邪為公者誠曰吾可去去焉卿又曰吾可去去焉大夫又曰吾可去去焉朝去一公暮去一卿又去一大夫君人者必謂榮貴利達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天下之才亦必自以利其榮貴利達為辱若是即使公決于去何不可邪知天下之才以利其榮貴利達為辱將遂以是風天下故卒不畱公若是天下之願仕於朝者且駢駢至也先王之訓人也語交際必曰義進退具焉先之以幾顯微生焉決之以時消長形焉故亡義者貪昧幾者危悖時者殘三

者有三焉上之人必賤之曰是求榮貴利達者夫惟賤之也故天下之願仕者不至故曰即使公決于去何不可邪公前為司農卿諸生以郎吏事公泊為大司馬公以舊郎吏又數數見愚無似誠不能狀公然竊知古之所謂大臣者有在義也易曰不俟終日殆公之謂矣既相率祖公于柳門北地李某乃為之序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五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序一十首

贈豫齋子序

贈蔡濟之序

贈王生序

贈余思睿序

贈汪時嵩序

送史泰序

送嚴世臣序

贈王弘化序

送左載道序

章園餞會詩引

序一十首

贈豫齋子序

豫齋子者歙鮑氏輔之號也鮑氏三歲而喪母十六

而商中年出分五十而行成家就君子謂其行有合
於豫於是字之曰以立言凡事豫則立也又號之為
豫齋子言其立本諸豫也或問李子豫有說乎以加
鮑子李子曰豫有四義先事而脩者貴其幾居順而
防者戒乎逸既成而受者羨乎享隨寓而遷者用乎
時在易之豫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言幾也先事而
脩者也然在初則鳴于三則盱于五則疾于六則宴
何也斯所謂戒也故不幾不知不戒不戒不享
享者何也二之真吉四之盍簪是也然必出于戒何
也時與位殊也夫天下未有不生於憂患者也鮑之
為人也未形而識微垂成而慮患大誦而小詳情深

而意遠乃其商也察低昂酌常變齊盈縮審乘取故
其利恒數倍而鮑之分也二百金耳十年乃有金二
十百然皆分內無刻削損心之行斯何也先事而備
者事無不濟者也斯豫之幾也然它商利則率侈畢
盛以明得意鳴箏竿挾妖豔策肥茹甘乃鮑子則顧
益務實守約不鳴不盱不疾不冥語人曰官怠於宦
成病加于小愈家毀於縱財耗于奢故其日費有經
歲計有紀久於外不近婦人亦以表範於朋儕斯所
謂居順而防逸而能戒者也故其貨積身安子孫成
立年近五十言行重於鄉評斯不亦享矣乎是故君
子與焉稱豫齊子豫齋子云乃鮑子則又仁藏而義

顯徃徃濟急而扶危以為自事李子曰予觀鮑子之行而知豫之道該也何動非順何動非時順而復時乃何行不成矣歟君子曰鮑之父殞也久矣而輔也匍匐山林竟獲地葬焉斯亦順動之一歟李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鮑子其得天者歟然由諸豫也是故稱豫齋子

贈蔡濟之序

蔡生鏊中武第歸李子喜造焉已而嘆曰析薪有理導民有以蔡氏之謂哉予於是知國之有紀也昔者先王之導民也不欲其獨文也是故生而縣弧長而佩劔隙而蒐狩敵而戈矛然又不欲其獨武也於是

迪之詩書習之俎豆軍有軍禮射有射爵是故其禱君也曰允文允武臣也曰文武吉甫言不貴獨也後世典用既殊猛愞各途逢掖寡斷介冑愚粗位乏兼材迄於有今制定科興策收射徵遂使彎弓堯鏊之夫有揖讓折衝之能是故據要擁燾綏內和戎匪官之曠有紀之證也然蔡氏膺之厥子是繼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蔡之謂哉左史王公曰鏊之鼻祖挺自行伍連帥有聞施及厥父四世矣鏊之祖徃訓之家曰慎爾戎事無忘厥父鏊之父又謂鏊曰小子勗哉爾祖有訓是故鏊之父兄弟並興文武各第立幟揭幟雙壁是輝鏊今繼之厥後足占矣李子曰被風

者偃得源者永國之導風故其行速家之導源故其
獲深微王子予詎知蔡之能家也封丘黃子曰李子
善言國紀王子善言家訓雖然遺厥本矣匪德弗承
匪德弗啓西疇公儒雅弘裕秉直而布誠忠上而信
下具茲五德矣是蕪材也有子如鑿宜哉

贈王生序

夫華池西鄙之砦山也其俗牧樵衣裘毡不識文字
其地苦寒其人民零散而艱難然其地顧產王生王
生者則詩書衣冠徒也余之寓華池也在弘治丙辰
丁巳年其時王生始遇余而從之學夫王生起家非
衣冠故族也無詩書之世業也窮僻寡陋解同聲之

胄也一旦棄牧筆豎褐挾冊書從予學是謂耀至寶
於污穢之鄉秀芝蘭於叢棘之中卒奪魏科致身顯
名豈不謂異常之士哉後十餘年而當正德己巳王
生自京師還而過大梁見余然猶為青袍生塗路坎
坷於是告王生曰竊聞之富貴在天行藏有命久速
有時古之人不有起自寄食牧豕而身為將相者乎
豈其始才知弗人若哉亦時有遇不遇耳故曰雖有
至寶自售則輕芝蘭逢春香乃發生故不務修己而
求富貴者謂之違天藏而求行者謂之逆命久而求
速者謂之恃時斯三者君子不由也子之歸亦修己
以俟其自至者矣耳王生曰夫孤立鮮就獨行無成

余處窮僻寡陋懼不修也乃今聞教矣

贈余思睿序

夫舉其身而豫能自知焉者寡矣故壽夭吾不得豫知其壽夭疾病吾不得豫知其疾病禍福吾不得豫知其禍福子孫吾不得豫知其賢不肖故欲吾壽戒凡我吾生者已矣欲少疾病不為諸致疾病者已矣欲寡禍我不為禍端已矣欲子孫賢教子不為不賢已矣我教之不為不賢乃仍為不賢也此下愚不移者也古之人有焉丹朱商均是也我不為禍端而或禍我也此無妄之災也若孔子厄宋魋曾子避越寇是也不為諸致疾病者而疾病也此謂之命也冉伯

牛是也不為凡所戕生者而盡少壽也此之謂天也夫回是也夫六人者皆大聖而六人賢而其遭乃顧咸若是夫余思睿歛之田野氓耳未必有聖賢之行也今其三子皆克家是不為不賢也夫婦各八十餘歲是壽者也然又康強是少疾病也生無災厄是鮮禍也則何也李子曰夫天道好生而福良人道積善而有慶故人不必皆回能弗戕其生雖有不壽焉者寡矣不必皆伯牛能弗為諸致疾病者雖有疾病者寡矣不必皆孔曾能自不為禍端雖有禍焉者寡矣不必皆堯舜能教其子孫不為不賢雖有不賢者寡矣故曰大小之應捷於影響今思睿兄死無後不利其財

事其母以孝聞非自求福者乎寡慾慎躬非不戕生者乎且又何疾病矣躬行率其子孫非教之不為不賢者乎故曰人有必壽必壽而不壽乃始曰天有必不疾病必不疾病而疾病乃始曰命亦有必福必福而不福乃始曰無妄之災教之有必賢必賢而不賢乃始曰下愚不移故曰影響之道大小以之處常則雖敬必應遇變則聖賢不遭嗚呼善觀思睿者其知天人之際乎

贈汪時嵩序

鮑輔氏告我曰歛有淳行人汪時嵩者於輔外舅也而今六十矣輔聞之六十始壽夫壽未有不文以彰

也而彰也必賴於名文敢請予曰未同何言為夫不知其人而頌之者佞也敢辭鮑曰時嵩可以文者五焉予曰五者何也鮑曰汪鉅閔也系出越國公某而時嵩祖號碧山翁者以文行稱嘗樹桂堂前桂至今存也以是厥里名叢桂云斯亦足以呼喬木家矣夫汪閔鉅而繁人而時嵩長於其行至百三十人餘焉長而義鮮不悅也夫勤儉和審四者士之優也而時嵩有焉是故以商則順以耕則獲且今喜談而樂道者非謂久而同居者罕聞哉而汪氏同門出入內無聞於人言今十有一世矣予曰嗟予聞諸君子禮以義起文由譬闡行以類求故人情莫不有親親之莫

不愛焉愛之必祈之曰百壽不已必曰千壽又不已
曰萬壽壽之而假文焉行茲非先王之程也然厥義
存焉甥舅者婚姻之經也推內之愛以愛其所生而
文以壽之禮也故曰禮以義起鮑君足當之矣夫文
者托物以宣者也故古之壽有曰日者月者山者川
者岡者陵者松而栢者凡以達愛焉已矣適有叢桂
於是作叢桂之歌歌曰有樹偃蹇兮堂戶君有瑟兮
胡不日歌以舞人 以方蘭孫水日以進兮朝餼篚兮暮
擊鼓斯亦取譬闡文達愛之義焉已而聞之者乃曰
李奚篤於時嵩夫子賤以斯于魯賢尹公擇友於學
射王謝門閥朱陳世姻非其類者固鮮有聚者也鮑
之父時明者誠孝而著行君子稱焉而輔也靡較凡
貨孤立而潤屋推計其姻門時嵩壽譽五者足徵已
故曰行以類求者此也鮑又曰厥父永實生二子長
則時嵩時嵩配程氏孝敬善握家有二子二女孫三
人云

送史泰序

驛有舟有馬無水陸者無舟馬其最著自京師陸行
南皆大驛大驛有南馬其丞與州縣長吏將富次則
自京師水行然不逮陸驛甚陸驛非閣大臣及權力
所役使不得除即除不購不得以為常人亦不之恠
也史泰以陝西承差至京師不得為閣大臣及權力

者使及除貧又不得購於是除平望驛丞平望據水
僻較之自京師水行不逮又甚臨行意忽忽不樂予
謂之曰子聞周官乎周官雖卑未如遽傳牧廐各慎
厥職惟厥賢故天下大治昔者單襄公假道于陳以
聘于楚謂其候不在疆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占其國
有大咎曹之候人何戈與祓能稱厥職詩人歌之今
之驛即古遽傳寄寓施舍丞即古之候也且若等向
非齊民邪以承奉奔走之力 天子錄之俾列在末
官豈謂思與州縣長吏埒富邪何為忽忽至此史泰
曰今號明經居尊官職宣助教化乃日務富厚蓄金
帛為子孫計夫驛至卑也丞至末也奔走承奉之職

易稱子何望之過哉予謂之曰人之美劣不係官之
崇庠古之人歌之咎之獨非此等官邪假令若等不
慎且賢即已誠慎且賢孰謂無助于治哉法驛丞得
捕邏境內錄其績夫平望盜藪也輕舳利刃出没雲
濤煙浪間至橫也子西北人也壯膂力精騎射即其
所事豈直奔走承奉間邪史泰曰然微子無所聞教
史仲成者求樂間都御史也有風裁慶陽安化人泰
其孫也泰於予有瓜葛故於其行為之言

送嚴世臣序

教人者固教於人者也其始教於人也見彼嗜酒喜
賓客怠厥事諸生以所業請輒置諸案上不理數日

再請曰姑徐徐再請乃不得已朗誦一過指示之曰
某善某疵某不愜吾意更為之更為以請亦復若是
因循歲月計醜遺腴薄為憎喜有它故輒取憎者而
撻之諸生信謹厚有不退而心非者乎夫吾既退而
心非之矣它日以所教於人者教人可乎蓋教官卑
而祿薄俯仰不贍鮮有弗陷于是矧鬱鬱衰邁之士
竊升斗以苟朝夕彼始雖心非其人而終不自持者
豈少哉嚴君世臣少好學負大志累試有司弗偶年
論四十始取賓貢拜大名府教官以歸君曩在諸生
列端方雅飭見禮於其師師有弗義輒從而爭之人
謂君它日必為良師茲行也其不以教於人者教人

必矣其終能自持也較然矣予既重君之為人又喜
大名得良師作送行序

贈王弘化序

弘化湖西人侍其父地官大夫北學于京師去歲則
從其外舅康大人館于汴館禮既成將復學于京師
暇日因谷生者來顧余曰願以言請余席未暖且北
行况未同而難言辭謝不敢受弘化五顧余而意益
堅以書諷谷生者至再至四夫弘化之好予言亦至
矣弘化少歲有俊才出而壯觀往來燕趙梁宋間車
馬僕從光耀氣焰意者恐人或不肯言而屬予言之
歟夫當是時誰不願因言托交于弘化因弘化托交

于其父其舅弘化第未始有請耳庸有請而不言者乎顧獨懇懇于未同而難言者予固謂弘化將求益於是行也弘化陶成父舅師友之賢覽都會文物之盛所以修于身見于世者宜無不備而復求益焉何歟余不幸學古未成反戾于今質劣以阻合踈散以招謗方恐懼退畏以求自新雖有一得弘化能相信不歟予故因谷生致意曰願弘化行其所學求合于古而不必拘拘於今是行也請于其舅其父再請于其師以予言為何如也

送左載道序

君子之仕也非為人也人之望於君子非欲已悅也

然舍是二者則難乎免於今之世今卑而近民者也卑則易凌近民則難稱易生忽難生長夫苟忽之矣雖無心於已悅而稍不如意則怒苟畏之矣雖無心於為人而稍不如人意則沮斯二者勢也及其弊入境觀逆入邑觀趨去則觀所將苟無一失于是稱之曰良令良令匪徒稱之又從而薦之為之令者惴惴焉亦惟恐失諸是以為之辱故凡可以悅人者無不為矣如是而謂令不古若尚安咎哉昔子路治蒲三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恭敬以信入其邑曰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明察以斷矣吾儕誦法孔子者所望諸人與所自為乃若此無惑乎令之不古若也左君

載道舉進士拜永年令人亦不之悅銓司聞之曰不
為人者必能為其民盍再試焉於是改太康令三年
邑果大治土其績於銓司銓司喜曰吾聞若令一而
民聽所謂敬以信者邪又聞若務大體靡所苛察然
自其治邑境內無冤訟所謂寬以斷者邪設有未至
亦吾夫子之徒也大嘉異考上上嗚呼世有特立之
士苟無深知而能免焉者寡矣君子而好古者觀於
車適亦可以自慶也夫

章園餞會詩引

章園之會賓一人升之主三人元瑞庭實其一予也
園主一人千戶倫是也亭設四凡上三下一升之居

中予以齒居左皆專凡元瑞庭實則共几而坐元瑞
居庭實左下坐而北向者園主也時升之報政將歸
贈留之言皆不可少予誦杜甫千章夏木清之句為
五闕令侍子拈送焉予即得千字右旋而成句人人
大賞異蓋數之適然如此升之既得闔義難輒避乃
以次書之云曩予會升之河西闕有傾蓋之雅是時
升之書學歐陽詢詩吾不知其誰學知其為唐也今
其書若詩吾不知其誰學知其為六朝也說者謂文
氣與世運相盛衰六朝偏安故其文藻以弱又謂六
書之法至晉遂亡而李杜二子徃徃推重鮑謝用其
全句其多梁武帝謂逸少書如龍躍虎卧歷代寶之

未以為訓此又何說也今百年化成人士咸于六朝
之文是習是尚其在南都為尤盛予所知者顧華玉
升之元瑞皆是也南都本六朝地習而尚之固宜庭
實齊人也亦不免何也大抵六朝之調悽宛故其弊
靡其字俊逸故其弊媚詩云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
下維擇擇而取之存諸人者也夫沂流而上不能不
犯險者勢使然也茲欲游藝于騷雅縮頡之間其不
能越是以往明矣斗好文而未能竊以所嘗自規者
為升之告試質諸華玉以為何如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五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六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序一十一首

壽兄序

姜翁夫婦八十壽序

封監察御史王公壽序

南園翁九十壽序

汪子年六十鮑鄭二生繪圖壽之序

陳公六十壽序

黃太夫人八十壽序

鮑母八十壽序

柏溪君哀序

余公挽歌詩序

周處士挽詩序

序一十一首

壽兄序

正德庚辰之歲李有長公者年六十矣十二月十日其生辰也傳曰六十始壽於是鄒指揮同知霖僉事臣左長史春右長史昂訓導澤通判環司務彬儀賓正八人者爲長公者壽登厥堂致詞而稱觴焉蔡子曰德基業昌而色而康申錫無疆輩子曰智圓義方肯構肯堂於祖有光王子曰夫鴻婦光偕老孔臧子孫行行郭子曰子如鶩翔孫如玉踰儼雅柔良趙子曰巍榭曲房純衣穀裳無青無殃李子曰甫田穰穰有積有倉有牛有羊黃子曰和親睦鄉族衍宗強縣使包桑全子曰禴祠蒸嘗以孝以享威儀矜壯於是

長公者前徧觴客謝而其第曰夢陽者亦前徧觴客謝申詞焉曰竊聞之好謙惡盈者天之道也旣滿知懼者人之要也故視履考祥者終始之蹈也生而全歸者子與之孝也是故君子聚之而必散以廣仁也負貸無必取以拓義也內交不狎外交不淫以存禮也豫患而前危憂深而慮遠以踐智也吾門一事之嘉也兄必涕泣而曰斯匪和之能實台祖與父之積卽一弗之嘉兄曰斯匪伊之咎實和之弗德人或弗循也兄必訓之訓之而猶弗循也曰和弗忍弗之訓也人有急九赴之赴之而弗及曰和弗忍弗之赴也故懦者懷其惠強者畏其義踈者慕其禮淺者服其

智此所以既富而人不攸布衣而有官位之尊番老而橫逆靡加諸身也斯長公之行也

姜翁夫婦八十壽序

人有言曰富壽康寧然論者必歸諸二王之世非謂其太和風熙無愁苦大折之民邪雖然八十者於其時亦罕矣故其制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又曰八十曰耄此非謂其勛力智慮衰邪是故有罪不刑食則常于朝則杖夫使八十者誠易得也古之人豈宜優禮若此哉然此亦謂其耄者耳非夫婦偕也假如八十而夫婦偕又弗耄也若今長安姜翁者古之人又若何而優禮焉嗚呼亦罕矣余讀載記上下數

千年間夫婦齊德而隱者吾獲三人焉冀缺梁鴻龐公是已然三人者史皆不著其年設其年與姜翁比然未必皆弗耄也即弗髦矣未必與其婦偕也嗚呼若姜翁者不誠罕邪不誠罕邪且壽者氣昌而娛樂者之爲也今天下民窮而歛急輸不息肩微弗停催亦甚矣姜翁顧奚所娛于心而使其氣昌也余竊嘗觀翁夫婦矣並生于宣德初年是太和風熙之際也一宜壽齊德而隱二宜壽所謂栽者培之也其子判名郡振勵不辱其身養志率訓珍綺備矣三宜壽夫三者一係之天二係之人是氣之機而娛之要也故曰得機者昌知要者康夫若是乃其壽焉得而不偕

也又安所得耄矣余往年道秦晉之境見山谷田野
間多麗眉皓髮之民乃其年故不亞姜翁然徵輸比
急愁嘆貧病相與轉而之溝壑者殆半矣幸而存矣
氣昌而娛樂者幾焉於乎亦罕矣余於姜翁夫婦有
深慕焉有深敬焉又有深感焉作斯序

封監察御史王公壽序

燕人王公就子養於河臺夫婦齊年而耄八月二日
公生之辰也壽公者冠履闐門而入客目之而嘆曰
昌哉入見公癯而強也見公配李堅而貞和而神清
出而曰康哉既又見其子憲君之懽其親也則曰養
哉以告李子李子曰昌生之積康根於娛娛由養生

養由心作四者始天而終人者也故仁人脩才以成
其天孝子法天以永其親夫金石負質松柏耀材麟
鳳彰德質之言氣也材之言植也彰之言時也故小
大形之者氣之庸也完體俟用者植之功也務實生
名者時之通也故耀非其時則有必養而無必昌植
非有成則有必積而無必娛結非其氣則有必娛而
無必永故壽者始天而終人者也客曰吁俞哉王公
孝敬勤家聚而能分年彌罔渝厥配相之貞淑明惠
德流嗣人非積者歟憲君慎官約身若志養體居處
順處耳目以和非由諸心者歟非心奚娛非積奚昌
昌以其時娛以其植氣之永也斯其徵矣竊聞之引

而無絕之謂永湛而樂之之謂娛安平綿吉之謂昌
王公自茲期願爲錢鏗爲大椿有乎李子曰有哉孔
子之言仁也曰仁者樂山詩之言孝也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夫山也又永爾類矣壽尚有旣乎雖然降
爾遐福者天之命也脩身俟之者人之正也故仁人
事天孝子愛日言盡乎已焉爾公前以子封監察御
史而厥配李封儒人厥孫男子七人吁備矣

南園翁九十壽序

南園翁者京兆人也今年九十矣耳聰目明體履矯
健喜飲酒然多而不亂與人奕竟日人以是疑翁而
私相謂曰夫酒血虛則固勝中熱有必弱夫奕心機

也即莊者奕鮮竟日也於是私相論翁一人曰翁之
壽自爲之也一曰養之備一曰主於積一曰生有之
爾言自爲之者曰夫膏煎則涸燭風則淚故氣耗則
損精挫則竭形勞則憊神役則折言養之備者曰翁
之子嘗巨邑矣復有二孫接步於巍科夫外足者內
娛心歎者體顛耳目旣和懽洽隨之矣故志廣者適
氣舒者永旨甘日陳諸前紛擾弗嬰於中即弗壽期
壽斯臻歟主於積者則曰竊聞之積水成澤積善成
福翁教行於家化及鄉閭義形於斷仁闡諸施四者
昌之道也烏乎不壽言生有之者則曰均介龜壽均
羽鶴壽化王非私於松竹其於寒也獨榮斯無他定

之乘者人莫之增也若歸諸爲則頽回豈天札之行
咎諸養則榮啓期九十帶索彼喪行歌斯亦窘矣主
於積乃跖則以壽終故金石負堅錢鏗引年所謂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者也二孫之過大梁也以其言告
李木李木曰言生者拘諸氣者也積者脩諸志者也
養者兼乎外者也爲者專乎內者也吾請諸叔父其
叔父曰上古之民蚩蚩故其民上壽上壽百二十歲
中古之民皞皞故其民中壽中壽耆耄季世之民勞
故其壽耆而老者寡矣蚩蚩之民不知不識順帝之
則者也於是擊壤而歌曰帝力何有於我帝之世也
皞皞之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者也於是鼓腹而游

出作而入休王之世也嗟爾木汝以是足以占翁矣
汝見翁乎蚩蚩者乎皞皞者乎

汪子年六十鮑鄭一生繪圖壽之序

汪子者歙人也而商于汴嘉靖元年生年六十矣九
月九日其生辰也於是其邑人同商者鮑氏鄭氏繪
圖壽焉一鶴立巉岨之上張兩翼宛頸下鳴警日也
日躍海而升厥燭赫霞龍赤上則青松崑焉下則白
濤沸焉雲氣旁流清飈淠焉懸蘿翳焉乃有紫草之
英瓊芋之蕤媚礪砢而妍嶮峙於是李子聞之曰壽
哉汪子圖獲之矣夫鶴昂藏弗群者也非芳潔不啄
非清冷不飲志在霄漢一舉千里斯天下之禽也然

又千齡而丹萬齡而玄上仙之所親幸神明之所賓
友造化者之所綏也是故壽者取焉非但長視亦以
高潔隱處之倫也夫汪子者隱之市而處乎商者也
出游者四十年無卑行焉乃今六十無汚名焉固鶴
之倫也二生圖之以爲之壽不謂之獲哉故曰壽哉
汪子昔者詩人之禱君也曰如日之升焉如岡如陵
焉如松柏之茂焉而斯圖也三者具之獲詩之義矣
夫君臣朋友殊分而同情者也故愛之咸欲其久久
莫如岡陵次莫如松柏其大者莫如始日圖而禱之
愛不啻鶴矣圖之情猶詩之情也故曰獲詩之義
發于愛仁之緒也仁不徒加義不苟受孟子曰愛人

者人恆愛之是也夫汪子者其仁人也矣汪名昂字
懋昂號松崖子鮑名弼字以忠號梅山子鄭名作字
宜述號考山子

陳公六十壽序

陳公者鄆人也年六十矣神意和朗步健髮黦李子
聞之曰異哉陳子斯謂自壽歟黃子曰何也李子曰
古之壽以上後之壽以已曰壽天筭也有人已乎李
子曰吁有哉古者教民胎有訓生有將幼有習長有
產其衰也則優之以禮崇之以逸於是尊齒之經
國養之文有杖鄉朝之制有給肉帛之令有就見之
體珍從之儀是故民至老無疾癘天札之災生鮮窘

憂而終之安然上之人猶懼遺也則又鼓南薰之音
 吹陰岬之律俾濟之一是故民鮮弗壽也故曰古之
 壽以上後世畊鑿作息弗時民始自力以求諸全於
 是以勤集用以儉省費以退消事以靜抑慾以適導
 性以愛親物以恕容衆求全焉以自其年而賢者藏
 也則恬丘壑甘農桑于于煦煦罔口細務而或未忘
 也則誨其子孫出俾與時翱翔曰猶書出焉耳如此
 亦恒安而寡災故曰後之壽以已黃子聞之慨然而
 笑曰有哉夫陳公者上善具者也賢而藏夫身焉封
 君彰矣乃猶野服於林石斯人者真腫謂為全者邪
 李子曰我明興也隼古而酌今厥典備矣是故國

無不養之老鄉無非齒之民肉帛之
 詔屢下而開
 卹之令恒申也陳公者亦謂三代之民非邪黃子曰
 某聞之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譬諸黃茂種美而地
 肥不有水旱之厄風雨之災乎故力全者人長養者
 時成之者天故曰壽天筭也陳公兼之真三代之民
 邪公號其居曰坦窩遂自稱坦窩道人子某以名進
 士官至山東叅議其壽之辰也為正德己卯八月一
 日會叅議君歸稱觴于家

黃太夫人八十壽序

黃太夫人者尚書黃公之夫人也初尚書娶于孫生
 三子楫霖彬 封宜人矣無何卒而繼娶于魯生二

子杞桓 封淑人矣無何尚書卒桓之官也例進其
父母於是魯淑人進太夫人 封是時年八十矣諸
郎在者彬與桓耳彬工部司務免居大梁桓南京光
祿寺署正也奉太夫人於南邸工部之居大梁也立
香几于庭日夙興几拜北向拜者四祝萬歲者三南
向拜者四祝萬壽者三客問工部南向拜祝者何工
部輒泣已揮淚曰吾母就弟桓於南邸已而又曰彬
四歲而亡母幸魯夫人育之成成彬猶成桓也又曰
桓今尚無子彬有今郎也魯夫人聞之日審音思見
之無異桓子也客問夫人羞而祺者何工部曰母惠
而靜儉而敬問四懿者何工部曰得 謹而規諸行

者也先尚書嘗謂母曰人附於惠神凝於靜家裕於
儉德聚於敬是故母遵服之老而無懈節而有儀守
一弗撓恕而罔私故既羞而祺天降之禧李子曰予
於太夫人之壽而知天人之道也得諸詩三焉三者
何也尚書公力德而貞崇矩內而標外行于其室四
懿是成非刑于寡妻歟二子勇脩克念異胞同心厥
胤晚挺非永錫爾類歟嘉號載臨冠帔進榮非降爾
遷福維日不足歟客曰予得之易視履考祥其旋元
吉工部曰予得之書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是故
予夙興几拜北向拜者四南向拜者四

鮑母八十壽序

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鮑母劉年八十其子曰
崇相者汴商也先期馳歸河李子請言焉李子曰予
有天下之珍四畀汝歸而壽焉可乎崇相默無以應
也心忖曰珍者言邪古之器邪今之寶邪既曰四非
言矣徐請焉李子曰予之四珍崑崙之杙扶桑之繭
丹山之雛瀚海之鯤也是四者足以壽乎崇相聞之
默無以應也良又曰竊聞之有其理而無其事君子
據理以訓來有其事而無其言君子即事以宣往夫
殊陬異域有自所未睹人迹未之及如崑崙扶桑丹
山瀚海之倫固寓託之微而荒唐之云也夫鳳之雛
有矣如甕之繭天池之鯤王母之桃果有之邪今子

珍又以之吾母壽邪崇相惑焉是以默無以應
也李子曰鮑商知道哉夫八自世之狙于夸也于是務
文而擯實自人之習于僞也于是內略而外詳是故
事其父若母名號冠帔以爲榮而辱其身者或弗之
慚拜跽奔走以爲敬而憂其親者則莫之恤牲醴稷
黍以爲養而違其志者不之顧也故壽其父若母繪
西池之圖撰南山之頌誇東海之籌侈北斗之杓惟
恠是述而不復計事與理之有無今汝不予言之珍
而訓未宣往者之惑不謂之知道何哉崇相曰僕世
商也自我先公輩有脩而弗耀雖無所爲榮者然身
弗敢辱也雖無所爲敬者然弗敢貽親之憂也雖無

所爲養者然志弗敢違也是故吾爲母壽弗敢述惟
以速君子之機而先生之言請焉李子曰夫子非知
道者何言以塞汝哉雖然嘗聞君子之緒論矣居而
養者以志壽離而養者以心壽心壽者使親之心常
樂離猶不離者也志壽者使親之志不違居而安之
者也汝商也有離焉以心壽可也心壽則樂樂則無
憂無憂則無辱其敬親莫大于是崇相乃于是再拜
曰天下之珍四不如天下之珍一是故人有真珍焉
心之謂哉有真樂焉壽親之謂哉

柏溪君哀序

柏溪君亡也哀于戚及其踈起之恻邇動乎遠蓋鮮不

愴焉悲也鮮不啣焉吟咨咨而音使人聞之鼻鮮不
涕者鮮不泫然而淚也斯哀之至也李子曰哀有誠
僞戚踈辨之賢愚之等邇遠見之何則哀者戚之之
要情也舍是惟賢則哀之哀賢雖踈遠可也夫天下
未有無從之涕也恩離愛析頓踴漣沔如求如失強
寬弗解泣至不期此天下之必情也何也戚之也小
人之於哀也或飾詐以成勢則有抱嬰而泣者莽是
也或譖往以希利則有拜墓而哭者韜是也或破疑
以濟謀則有沾衣而別者嶠是也斯所謂無從之涕
也有爲而哀者也故曰哀有誠僞戚踈辨之是也夫
柏溪君東川之布衣也生無可借之勢歿無可希之

利假之不足以濟謀其亡也戚者哀之疏者哀之邇者哀之遠者哀之斯何也天下有必賢者也賢之則慕慕之則思思之不見則悲悲之則吟吟之則音音之則詩故聞而冀見之者景行是也知而重違之者存敬者也過墟里而歛歛者不必戚經祠墓而淚流者百世而同臆也如林宗孺子之儔是也斯哀賢之至也夫永死於藥而飛於爐者以真之必反也鋤亂金者也闇者金之明者鋤之以僞之難掩也故非賢而哀非戚而哀皆飾之諂之謀之之類也故曰得戚者情得疏者義得邇者狹得遠者廣疏戚迹遠之間而人之賢否決矣柏溪君有子曰講舉進士過大梁言其父之所以哀而逢溪譚子復語予柏溪君行子文成亦爲之歛歛父之

余公挽歌詩序

余公爲河南按察司副使三月無何遽卒其友人李子哭之見其挽者歌之一歌之百和之乃喟然而嗟也曰予觀詩書六藝之文至於論天道備矣其最明著伊尹曰作善降之百祥夫然後孤行特出之士怕恃此而不懼不平也則呼曰天乎天平故寧隱忍軼軻終不肯降志辱已苟與世推移亦冀求伸於將來乃今不然善不必壽惡不必夭作忠者罹憂造僞者顯遂視彼蒼蒼方夢夢黶黶耳則所謂天者安在哉

是以比于刳死屈原見放頽回短折孔孟隱約撫迹
遭事使人憤惋悲歌長嘆涕下不能自已故曰長歌
之哀甚于痛哭今觀余公乃亦若此之倫矣周公之
言曰視履考祥又其詩曰求福不回夫余公自爲邑
令爲臺諫暨今爲按察副其履具載傳志其回與否
至彰彰可考也往予在朝蓋親見余公行事審諤
貞諒是古賢之流也君今弗究也又弗壽也祥與福
固如是乎彼所爲天者安在歟如是雖欲使人不憤
惋悲歌長嘆涕下不可得矣故歌者導鬱者也詩者
敷志者也挽者宣悼者也今諸爲余公作者誠不出
于鬱悼則已使誠出于鬱悼則所以傷其志者必有
甚于痛哭者矣或曰頽天蹠壽以變言耳彼信能與
世推移取富厚顯貴多金玉貨財安知其後之不喪
也余君卽弗究弗壽然天下皆知余公之賢也又安
知其非子孫之利也詩曰旣克有定靡人弗勝亦謂
是耳李子曰誠若是則諸爲余公哀者亦可以少紓
焉矣

周處士挽詩序

人之情有七其感人莫如哀哀亦有七然莫如義而
哀與夫耳目聞見而哀吾於彼苟交且親聞其災則
痛閱其逝則感違其從則怨口吟之則嘆鼻觸之則
酸者固也彼非吾交且親吾徒以見以聞以義者從

而哀之毀于中而發于面作於聲氣布爲歌詩斯非
易能亦明矣龐公徐孺子一匹夫耳百世之下聞其
履行見其山川墓廬歛歎瞻戀若失友昆非有大不
得已必祠弔而後去是孰使之然邪宜興周景暉孝
弟耕稼罔求聞于世鄉人化焉予不幸不獲與君識
竊知其爲學二子無疑也君年七十而卒卒之日其
父若親旣無所不用其哀矣已而見之者哀焉聞之
者哀焉義之者哀焉君可以得此邪哀不必同發而
爲歌詩則同此無他天下無二情也君嗣某以國子
生謁選銓部自狀父行持哀歌詩一卷因荆部杭君
夾請予序予固未與君識受而不辭者義而哀之與

人同也夫予旣以前說應之矣復語之曰子歸展墓
幸高其封樹百世之下安知不有祠吊而至者乎

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七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傳六首

行實一首

邵道人傳

太白山人傳

張光世傳

鮑允亨傳

六烈女傳

尚書黃公傳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實

傳六首

邵道人傳

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慶陽年七十餘矣道人不欲言
凡所願指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然見之者率知其異

人也道人館於鐘樓街周家築土被衲無晝夜露坐郡中諸子弟少年爭來事道人道人凡所頤指色授之諸子弟少年無不當道人意者道人喜看病病者家請往乃令病者張目又令其嚔即可活道人則目諸弟子而諸弟子即置飯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脫不活道人則趨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日數如其指數然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其布尺裏衲裏完弗取也病者家脫有見飯飯道人以椀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食之若加飯更以椀列之不食也若見飯是草惡食道人即喜食之曰

更爲造美食道人則不食其見飯或雜葷物道人曰第擇去葷物終不欲更造也道人善飲水鄉野人聞之爭來請頤觀道人飲水道人微笑頷然之第于前置水道人目弟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椀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飲之若冬月水冰則聞道人齒間澆澆聲頃之肩踴面紅汗簌簌下若雨也道人與予世父同時世父患脛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道曰此崇也若往聘于某氏乎謂其女陋也將更聘之女慚而縊死此其崇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奈何道人道曰今遇我三月解矣三月瘍果瘥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曰吾將歸歟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

李太白集卷之五十七
敢慢先生者何遽言歸邪道人不應一日道人令設
几三層而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
夜有登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揮肱墜焉夜半霹靂
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鬪之聲諸弟子震懾伏
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贊曰子不語恠若道人者
何如人哉二氏惑世亂政而道人口悛悛不欲道辭
急人之難斃而後已嗚呼是所謂逃于墨者非邪

太白山人傳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
來人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
字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

山於是稱太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爲秦人
乃問其家世山人不之答故人止知山人秦人也而
不知秦何人也山人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游
湘漢躡衡廬踰河涉泗謁闕里登岱嶽之峰憇日觀
觀日出焉奇之駭叫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
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於
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說玄虛又膚瑩渥頰飄鬚
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
接于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
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服以是饒裕冠佩
之士慕名來訪山人輒供具懽洽竟日酒酣暢歌意

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事功人說及時事
山人則又善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于是人士轉相
譽稱爲孫山人聞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倉皇屬
其友曰死葬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之
墓已而山人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此
覘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
而山人則顧益說世務恒切齒不平其詩亦多爲憤
激悲壯之音于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
投情合祀濤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咲每自許于世
無雙而明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說之
君山人然之于是買田茗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
妻妹張氏喜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爲人
矣是時建業劉麟龍寬咸徙居湖與吳克陸岷暨
山人結社游號茗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
無何病作竟死年三十七矣李夢陽曰吾不識孫山
人何如人未之面也往劉子過夷門蓋數稱山人風
神藻雅云曰與之游令人坐忘而山人亦時時詩寄
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張光世傳

張光世者洵陽人也名鳳翔字光世號攸陵子生而
異質殊才目羞日短視然暗處則及明燈月之下猶
晝也故其書窓晝必遮障而後親也字左手橫書之

興到筆飛瞬息滿紙李夢陽舉之鄉也蓋與光世同榜云先是西涯公遺提學石宗公書曰今年榜張潛冠平石宗公答之曰設無李張二生者潛不後矣及見試錄名第西涯公嘆目服曰邃老知人邃老知人是時光世角尚非業已夢寐屈宋追步班馬小視褒雄馳騁騷賦落筆千萬言奇字爛錯綺文輝奕觀者咸謂子安再生文考復出既至京師王公大人翰卿吟客訪造其門求其面識者殆日無虛也於是聲日出李上然光世不以自居未始不兄事李而讓其精也及舉進士李與同部見在面黃憂焉居無幾晴亦黃察其身又黃問曰光世不病疝乎光世乃於是告

休沐則西山巖壑中李村其非可遺之詩有曰石巖
遇不識黃精春始華洞中日月秘強食勝丹砂光世
于是乃移入城居無何卒年三十歲耳子安二十九
文考二十四先是人以二子疑光世不識乎歿之日
母七十餘歲子七歲一妻一妾在號於旅邸間之無
不心酸淚下者蓋傷張子才而不永又老者孤者孀
者貧無歸也李於是作哀鳳之操鳳之來兮爾胡爲
兮牛有阜兮雞有棲鳳兮鳳兮今何歸傷哉命兮我
心悲是時李夢陽與曹縣王崇文亦部寮實經紀其
喪事既以之歸葬洵陽夢陽復上書 孝宗皇帝言
鳳翔抱才未究居官清苦因病客死棺斂路費咸資

友朋幸獲反葬禮遵首丘然老母孤兒幼妻不免凍餒溝壑伏冀聖慈追繹鳳翔前傳庶員六年不無犬馬微勞體古之敝惟敝蓋之義查近時李崙孔琦之例勅有司月給米一石養贍終其母妻之身奏下吏部准行至正德末有人自洵陽來言光世母謝世有司月米任支而河南巡撫李公以前奏轉行陝西巡撫官言月米必終其妻於例乃合不知今何如行也嘉靖五年馬考功輯其遺文七卷屬胡蘇州板之行然散佚者不少矣於乎嗚其年復思其文哉初光世歿李掇其手藁十餘帙未幾李罷官而人吏又無能識其藁中奇古字少會孫平泉過索之去曰吾必年

其事然竟無聞也論曰大化流行誰乎測哉相如病於金馬長吉死於玉樓居實摧於秋風胡界之良胡奪之永是以豪夫志士惑焉仰天而問履霜而悲凌雲託之大人造化比之小兒蓋憤簸弄之叵測而嘆英雄之難遭也天張子者固僻邑之產而寒素之倫也總角之年非有雞窓之授螢囊之聚者一旦起而談玄虛振藻麗漸鴻之達空驥之群斯直學之至之哉亦天之所以界之也乃今若斯焉已大化果測乎吁傷哉然張蓋亦嘗夢幢輶冉冉自天下廣樂導之若迎已者病之革也起端坐索紙筆掃詩一十八章言意漫漶第次漸昏漸竭末詩有一章五句者一

章二句一句者按筆而氣絕矣今集中錄其全者一十四首

鮑允亨傳

鮑允亨者歙人商也與其弟乘米舟自湖陰之繁陽
有三人者來附舟曰吾尊人也舟人疑之不許允亨
曰汝以渠赤身疑邪然渠尊人也許之行至螃蟬磯
舟回旋不得進於是允亨亦疑三人者亟舟岍遣之
去而是夜盜果來執允亨兄弟縛之將並殺之曰汝
識我乎允亨側窺之則附舟者也刃及血出矣允亨
大呼曰吾毋老即殺我留吾弟其弟亦呼曰我殺無
殺我兄賊猶豫不自決會大風起雷雨暴至江海上

吼山鳴地震草木披亂賊恐散遁去一賊後謂允亨
曰汝稻紙灰傳血處可痊也君子曰詩云無曰高高
在上陟降厥士豈不信哉今觀鮑允亨事則急詐術
而後仁義者不可省乎而或者則謂風雷之會爲偶
然斯亦甚可嗤也夫天何物也而欲豫謀哉誠謂義
不足以入賊則江革趙孝之偏虛邪然予聞鮑氏先
有值賊父子爭死賊兩釋之者若允亨者亦其餘烈
否邪

六烈女傳

儒生劉德舉來言六烈女事李子聞之泣然而涕出
劉生曰夫子奚慟也李子曰予蓋傷爲臣不終云於

乎死生亦大矣。往逆瑾之亂，予實了焉。當是時，人士大都以賕行。問之曰：「救死爾。」又曰：「死瑾無謂於乎死，生亦大矣。」彼粉黛笄禕之人，乃顧若是烈邪？自死瑾無謂之說興，於是賕者公言於朝，群議於巷。偶語於途，以逮至，則問金多少，爲罪重輕。於是天下吏曰：「考掠桎梏之咸，金逋也。」下歛而上聚，公簿而顯輸曰：「姑救死爾夫，爲臣宜若是否邪？」設靡賕，瑾能盡死之邪？於乎死生之際，難矣。彼粉黛笄禕之人，乃顧若是烈邪？予蓋傷焉。於是作六烈女傳。陳氏者，陳傑女也。年十八，聘楊瑄。居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瑄又不許，女則竊翦髮，屬媒氏，往置其夫懷。

汴俗聘女生年月日，朱綺金字與男家號定婚帖。於是瑄母以定婚帖裹其髮，懷埋葬焉。而女乃遂卸容飾，素笄縞衣，居無幾，父母謀改聘。女縊而死。夫順五年六月十一日也。後五十三年，爲正德甲戌，瑄有姪曰永康者，改葬瑄而求陳氏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定婚帖獨鮮完。劉生曰：「葬之三年而岐穀了瓜產之墓。」李子曰：「世人蓋多言青陵臺事，予竊疑焉。連理之木，比翼之禽，今以岐穀了瓜觀之，不其信邪？」張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我死汝必更然，善侍後人矣。」妻泣矢之曰：「君死妾死不顧更也。」傑死，張氏謂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寬大。」

也其父母曰棺第狹之勿大匠從其父母狹其棺張氏哭毀其狹棺曰不大不棺也棺成自經而死高氏者夏乘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家人防之嚴則日主前焚香竊祝曰永昌俟我其母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十九年耳奈何輕死高氏曰嗟母謂百年永邪然均死耳竟縊死劉氏者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王胡婦有決志乃引婦登樓同寢婦哭之達旦不輟聲已給其祖姑曰我飢渴甚祖姑信之下樓取水食婦以手中二幅接縊於梁上年二十一矣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氏賣衣辦湯藥夜籲天祈身代之林死則匍匐哭不絕聲水漿

不入口者二日乃潛詣後園棗樹自經死張氏者田孝子妻也孝子曰田銳嘗割股療母病母死廬墓三年於是稱田孝子云孝子有甥宿舅舖而夜殺其鄰舖客盜其財於是逮孝子獄無何孝子死出其屍墻爲之崩張氏之死也或勸之矣則忿哭曰我與田銳夫婦二十年矣彼既爲孝子我獨不得爲節婦邪竟死今按六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也六十年間烈者六焉足謂之興矣聞風者激邪抑地之靈使然邪李子曰予於六女而重傷時俗之偷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乃人不欲死顧詫人曰我死輩獲死今以六女事觀之然邪否邪夫鉅鏹之嚇盈諸耳甘綺之誘

戰于中人鬼之關。須臾是決。乃六女者。有視死如歸。求亡如飴。道間伺隙。如探金攫玉。惟恐後時。而靡獲也。斯其志可奪邪。不可奪邪。夫粉黛笄禕之人。至微也。窮閭敝闥。顛顛下賤之女。非有閨閣之儲。文史之訓。父兄之指誨。聞見之開。卓也。而一旦有如此者。彼冠裳鳴珮之夫。口先王而講詩書者。乃往往狼貪而狗生。患難之至。不化蘅爲蕭。則豕突鼠竄矣。於乎極矣。予於六女。安得不重傷時俗之偷也。劉德舉曰。斯舉也。予倡首義於鄉人。復白其事於官司矣。崇爲六女立廟。郭西贊曰。貴非必爵。輝豈惟華。有碎而完。有凶而嘉。於烈陳女。甘心未家。槁骸竟雙。並蒂則瓜。岐

穗離離。載嘉者禾。五女繼興。奮義執情。隕軀捨生。長哉。令名於世。六女生猶。鴻毛死而遽。巍山岳其高。瞻廟者拜。過里者式。無貴無賤。無識不識。即跡揆心。持獨驗。同古今一感人心。至公熊掌取譬。瓦全是耻。爾忠爾孝。敢告君子。

尚書黃公傳

尚書黃公者。封丘人也。冬。級字用章。其先洛人。高祖克讓。始徙封丘。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生中。中生黃公。初。高皇帝起兵。思豫掌太常事。以罪編氓沅州。已。又軍平越。衛於是平越沅州。封丘洛皆有黃氏。乃後秀商金陵。死中。收其貲。商重慶。娶于張生。公重慶。

於是重慶亦有黃公生之夜夢老人抱嬰兒曰送蹇尚書爲汝子長依舅氏張宗琦宗琦爲麻城學職從如麻城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丁卯以春秋中雲南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人陞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出爲四川叅議叅政進右使轉湖廣左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綬進南京戶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尚書仍舊黃公廉峻直執遇事颯發正色山立即重忤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肩之人率竊笑其果然亦以是獲名郎中時人崇以硬黃目之矣部堂嘗缺官公署堂印諸寮事之即猶堂官也亦才識超之之故譚千戶者大猾也善懼顯貴人嘗奪民蘆

場顯貴人無敢爲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爲叅議督松茂諸倉兼備其兵釐革宿弊擒豪惡數百人舉劾將宮各當邊賴以寧叅政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行公曰汝冤氣邪姑散予圖之至州齊沐禱夢翼日清其囚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詣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語之無牒便醋聖塗其額曬洗之則有中痕乃鞠訊之遂盡暴其奸慝云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奸衆分其財有妻女則分其妻女又攢典李節陽王親也侵盜官糧巨萬數王爲之窟公按之悉如法公雖錢穀司然善摘

發奸伏以是威行境中嘗道川東青神看望風解印
綬走爲右使奏閉建昌銀礦許之大盜周王簿者哨
衆鈇掠檄公平之公謂盜起于煩苛宜少寬養而闔
官以方貢橫歛公抗不從闔擠移近省陞左使時兩京
工興徵銀二萬例派民公以庫積餘充之勢豪馬快
船債萬坐逼索又荆王奏徙墳塚公悉不從省費巨
萬又計錮僧繼曉於是威惠大行繼曉之來也勢熾
焯人公私謂諸公曰曉以妖術媚上遂奸眠食共
今避而反鄉名掃墓而實逃生耳乃令武昌府錮之
後堂陽尊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京斬之西市公
在蜀嘗忤閣臣萬安銜之二年六推成抑公知之乃

亦連疏乞罷凡三上已乃有巡撫延綏之命者劾叅
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葭州史知州等又計
捕豪奸張綱乃於是拔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飭廢墜
於是申號令脩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爲新公見
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曰嗟乎士之貧至
此極乃驅之戰守邪於是令豫支米月三會詔毀庵
寺公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鰥士人人夫懽悅無不願
爲公死者及公去尼有携子女拜送路傍者云公旣
官六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特旨改掌憲院天
下方仰望風采公自以歷侍五朝中外凡五十年龔
貞岷異忤人獲名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乃引年懇

乞骸骨召無何疾作竟不起年七十有一所爲奏議及政蹟并所著文詩悉棄不留晚嗜叅同契號精一道人瞻陽子有註本獨存國制文極於六曹尚書官之址斗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悞 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臻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英廟之遇文達略似馬周吁俞一德密書顯斷萬幾稍覈局體一變成化間忠良外植三原河州單縣封丘巍然葦出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畜懣惓佞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

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威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跡同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志伸毀譽進黜氣融滿盛公卿歛遜正德以來遂靡靡難觀亦諸人甘寵飾譽稍有嘉美便立祠樹碑要歌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旣橫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然黃公爲左都則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於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者意哉當是時言官能毀之黜否邪斯爲政在人邪抑時不同邪公焚奏草自泯其嘉美視汲汲流今而信後者又何如邪江淞食鹽錢鈔民苦包

攬拊勒呻吟公爲尚書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行之便此其事比之汲汲流今信後者得與失不較然白哉公年二十六舉進士始室孫郎中鑄女也生子楫霖彬封宜人贈夫人繼室魯衛鎮撫宣姊生子杞桓封夫人蓋終其身無妾婢云彬工部司務桓光祿寺署正公卒之日 皇帝驚悼遣祭勅有司營葬墓在長葛縣馬陵岡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實

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攻華林賊戰死之其子幹救之戰亦死時予在泰和聞之驚而疑已而實然則痛哭曰勇哉周君見危而

授命已哀其子曰幹死于孝矣言是日君以賊食盡會兵三面夾攻君攻自北門三戰射輒中賊少却君與其子先登逼之會賊滾其墻石下如雨軍潰被執君頭中刀血流滿面左髀中鎗不能行猶大罵賊不絕口賊怒支解之以徇其子幹前救君中鎗也然猶力戰竟墜崖死敗兵先舁其屍回營翼日諭賊求君屍賊裯裹屍還焉先是制兵者以馬腦華林賊劇滑諸山賊則日又竊發憂之會君到即檄君勦之君首擒廬山左湖盆塘賊百數軍爲之振乃移君奉新計擒飛王胡雪二馬腦寨平華林賊恐分立仙女寨以拒我君拔之賊又立寨雞公嶺君又拔之先後斬獲

以千數於是進壁華林絕其出道塹之而守父之賊
窘遣謀者言賊飢餓匍匐狀君信之遂移檄會兵夾
攻然它兵實規望不大進而君獨與其子進逼之坐
是敗而死於平哀哉屢勝者驕邪抑命歟君弘治六
年毛澄榜進士歷刑部員外郎謫交州府通判正德改
元復其官歷郎中大理府知府拜今官官一年而死
夫逆豎之亂炎荒瘴海之濱死者屢矣君不之死也
乃今死以此君爲主事也檢獄政日蒞視獄中人藥
其病者員外郎則坐請貸言疑獄者罪貶官兩在郡
無不得民也所至則又善剖疑獄此皆足不死乃竟
死也君系由元總管思後貌魁梧性侃侃不阿善于

星命之學談星命十中八九然不諳自命初華林之
後有星命者實賊黨來談君曰星命已再拜賀曰美哉
動罔不利君曰我刑殺太重無制其人曰夫刑殺者
利于兵者也議遂決故曰天有大數世有大運人有
大命故京房郭璞皆不免殺身由是觀之命可識矣
君生天順四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午時年五十有三
歲配宋氏封宜人四子金州學生娶黃氏統娶馬氏
幹死于孝者也娶劉氏春聘高氏二女長適劉梁舉
人次適李瞳州學生君父諱正大同府知府正父
封滁州知州貴父復復父添祥添祥始居長沙後
安陸州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八

北郡李夢陽撰

文 雜文一十八首

賈隱有序

訓敦有序

原火

原壽

賈論

作志通論

蛤雀論

叙松山小隱

說農贈薇山子

叙九日宴集

贈蔡氏

題史痴江山雪圖後

題三王詞翰後

題明遠樓詩後

題琴竹詩後

毛監察登樓詩跋

題東庄餞詩後

朝正倡和詩跋

雜文一十八首

賈隱 有序

松崖子遊江湖間老矣一日買舟將大歸人疑之曰渠賈人也松崖子乎松崖子聞之曰謂我賈者賈謂我松

子李子曰是隱而賈

於是作賈隱

天下之隱二上隱隱心次隱隱跡心隱跡彰無損於真跡隱心彰人斯細矣然君子耻之衆人譽焉茲何也夫石一也玉其表則觀者攻日置金瓦鏤視之弗諱鮮不棄者大抵顯飾易欺而深情難察也夫策肥

垂堅之士難語茹芝飲泉之事紛華聲利之夫豈探幽玄岑寂之娛故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且夫松之爲物也盤石則茂飲雪則貞得泉則嗽遇風則吟嗽如玉金吟如瑟瑟琴其在崖也據礪阿跨岑嶰繫縣焉挂驚猿限重壑韜層巔進辟之所耽悅冥心之所拔援乃松崖子奚取于斯而以自名且以微也不幾於特異而求同哉夫人者賈也絲竹靡輟於耳綺麗恒接之目口厭厥腴躬華其服入有彈碁灑翰之侶出有飛纓葦蓋之屬胡取之松奚有於崖而以之名徵諸將來郁郢子聞之曰若是是室伯夷之室而後成仲子之庶也竊問之居動而執靜者之謂定履囂而用

寂者之謂堅涉邇而探遐者之謂明混雜而守一者之謂貞在群而立獨者之謂高處汚而弗玷者之謂潔故上士朝隱大仙市藏要之心獲匪跡是關故金馬石渠之貴弗能損歲星竊桃之精紫塵黃埃之穢無以戕藥肆縣壺之靈而人者必茹松之毛蔭其莖覆殮其膏液又躡其危嶮披荆蒺藿蒙茸然後爲松崖子哉

訓敦有序

訓敦者何患時之偷也宗不立則祠不嚴祠不嚴則族不食族不合則親離親離則禮亡禮亡則義蔑禮義亡蔑則肉骨視爲途人嗚呼時之

偷極矣不可患哉夫反偷莫大於敦俗敦俗莫急於建標標不建則教不著教不著則訓不行訓不行則敦不反然高氏其人也遷其鄉則姓之廟而宗之無離親焉祭而聚弔而聚慶而聚愈繫而愈一愈遠而愈密無散族焉年歷四百度代更數姓猶一日也非郭之至邪以是爲訓教不著乎即偷何患矣于是作訓敦

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也木有不族始者患其渙也於是類焉易曰類族辨物患其乖也於是睦焉書曰九族既睦患其爭也於是有大小宗之禮患其忘也於是大宗之廟又患其弗率於是九兩之法世系

之官李子曰予歷周秦燕趙晉衛諸墟詢故采實未嘗不流涕而悲也曰嗟乎教之衰至此哉族之散禍之邪有庶見素冠者矣有范冠而蟬綏者矣父子兄弟亦若是偷邪齊民不足言乃衣冠之胄身之外亦途人邪問其世則無宗覈其文則無譜究其居則無廟叩其族則忻戚不相聞嗚呼先王之所以教者何乃今若斯邪教之類乃今渙焉教之睦乃今乖焉教之宗乃今不廟斯法與官之者缺邪時與勢殊邪人狃于俗然邪及涉淮漢覽風大江之南東見其故國遺俗有百年著土之民已而又聞高奧高氏之宗之族也則又嘆曰嗟乎予觀高氏而知二才之因也大

尉瓊五傳而高奧興高奧再傳而宗立廟嚴又數傳而聞人生至南屏公大顯于位庸李子曰得時者亨得勢者長得人者昌中原亂則海隅罔兵是謂得時山水環則風氣結是謂得勢禮義行則乖離弗生是謂得人得時者天得勢者地得人者德高氏具焉三木備矣建標而訓以之教國可以敦國以教天下可敦天下夫合抱之木陰廣畝者其本深也得其地人以永之天必篤之矣所謂栽者培之也若高氏者雖百千世可也人苟則之同百千世可也斯訓敦之義也

原火

江西火省焚或曰火弛歟或曰火僭或曰以侈或曰
亢也燥爇之沴會他郡若邑亦火以問李子李子曰
火省無省也夫署以官立官以體正體正則德敷德敷
則才闡才以令布五者所以植邦而定亂也定則民
安民安則兵革不興兵革不興則和氣應而災害弗
作是故當令不行是曰慢期用才遲乏是曰諒力執
持靡堅屈軼洵至雖德曷行矣德沮者侮至侮則弗
威孫敵授柄關鑰外扁豺虎入室體胡有焉體虧則
官具官其則署不立數者政之大蠹而天所棄也天
之所棄災害必臻然無專沴感斯應矣會亢斯焚故
曰火省者無省也亦言天棄之也夫刑賞異行勸戒

同情思咎損盈天之道也不棄曷有不無誰有熒惑
合厥微著矣是故論情揀偏式法摧奸不貳不悖
令之上也剛柔雜措疏通敏果明毅濟之才之良也
廉平豈第罔縱沮允德之程也不疑不懼勢不敢凌
邪不可棄體之經也以是而官中外清肅吏役炭命
身之所居鬼神守之所謂天助之螯也卽有災害不
害之矣此生於憂患者也若槩謂冥數泄泄以希幸
亡且無日矣或曰若是則火郡若邑者亦謂之無郡
若邑邪李子曰然矣火弛火僭火侈火亢者又何也
曰類從也予原火言其類省郡邑者也厥火詳見雜
記

原壽

夫壽之品六何也。生而壽者則其人筋骨堅碩，束肉其氣則蓬如，然好動，鮮疾，天人寡嗜，欲能調飲食，亦壽。亦有服氣導引之法，夫無思無營，混混冥冥，合於無形，神聚精凝，此壽者則道家者流也。道家者流，壽則神秀，然不閑世務，閑世務于理道，罔攸悖，斯德壽者也。故曰：仁者壽，然予觀蔡澤從唐舉，相及許負，相周亞夫等，則壽又亦天數。故曰：脩短之紀，無弗命矣。窮通壽夭，鮮弗定矣。而世顧以爲孔子稱仁者壽，蓋言靜云，遂以爲壽不可事事。古人有言曰：樞動不駐，今信無他嗜，溺然日用之履，可廢歟。夫憂樂喜怒者，情也。即信無他嗜，溺乃四者之情，何殄矣。堅制其情，以悖道，廢履其亦不知定命矣耳。故人具者形也，生者神也。裁者德也，戕者嗜也。不可易者數也。故制形者，堅存神者，永知德者，昌縱欲者，戕順數者，安知斯五者，斯知壽矣。

賈論

語人曰：賈之術惡，人必以爲謬。然不知賈深刻，取羸羨，深刻則心易殘，取羸羨則戕物，故非大姦巧不能踰等夷。然賈亦不盡爾，若爾常十七八，亦其術使然也。大心神舍也，深刻則耗神，耗則昏耗而形不和，形不和則不能脩于身，行此非術之罪哉。今天下机利

莫大於鹽若貨鹽若貨散而之四方劇故鹽若貨買
尤富實易盡力而其人則率能目語額瞬談智于尺
寸之間而窺窬於分毫之際泰者則輒揆妓女彈鳴
瑟卽肥甘綺麗車馬珍玩諸屬典諸大貴人等矣夫
賈編戶之民也而一旦音樂妓女之奉肥甘綺麗車
馬珍玩諸屬典諸大貴人等則淫侈而易爲邪夫入
深谷翳林而能得材者擇木者也處奢靡踰躡而能
制心者擇行者也是以陶朱公居置千金而顯名天
下傳于後世故不務仁義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者
非術欲喜生之道也

作志通論

六述者存往者也作者訓來者也存以比事訓以闡
義事以史著義以經見二者殊塗歸則一焉然自皇
帝王伯之世更丘墳謨誥不陳雅頌之音弗聞於世
於是聖賢君子託述作以寓志故曰周東遷而春秋
作宋南渡而綱相備所謂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
之矣嗚呼微哉然要有傷之焉夫志者史之流也分
例祖諸禹貢屬事本之周禮褒則竊春秋之筆風俗
寓同一之制宮室取大壯之義誦詩繫觀風之意夫
史者備辭蹟昭鑒戒存往詔來者也是以分例屬事
善惡備列褒貶見之矣五方異性則風俗雜核宮室
不自立例藝文但標其目彰善諱惡忠厚之道也故

稱志焉夫志者一郡一邑之書也史者天下者也小故詳大則槩然其義悉於經祖焉所謂殊塗同歸者也

蛤雀論

川見舉蛤者形猶雀也茸茸餘毛焉李子曰蛤知其雀乎雀知其爲蛤乎蛤奚弗雀也且雀入水也雀知之乎水入雀水知雀乎雀未入水知非水乎入水知水乎易翔爲潛倏洑冥焉絕林遊淵剛柔異質性情遷焉靈同形殊穀食波食有喧無喧截喙殼涎寸肉內含臻臻延延飛沉漠焉烏鵲其友今魚鼈鄰雀不知其蛤蛤不知其雀孰究厥端陰陽變化玄之又玄

陰陽不自知知之誰乎闔闕脩短委厥所爾故求固者雀乎雀者也

叙松山小隱

銅陵徐君墅松山之旁自稱曰松山小隱五山汪子者徐之姪也言于李子李子曰嗟徐君隱乎小乎然予聞之夫人也固斯人之徒也立弗遺世行罔離群居匪殊域乃稱曰隱又自小之斯殆寂乎囂者也夫囂者芬綸塵溷之名而隱之反也是故高人之于天下也惡囂之賊已也于是思超然以自脫恬而不焚靜而不綸潔而不溷清而不塵凡以保寂破囂焉爾而乃舉眼無可意之事開口鮮契心之友和通有轆

李空同全集卷之五十八
輻之擾孤亢多危疑之憂于是乎即山居焉以泉石
猿鳥足以寂吾而絕囂也又撫松盤桓焉以厥毛可
衣實可茹厥風瑟瑟琴可聽厥色冬青厥根苓食之壽
是之謂隱然君子弗之取何也以行之非中也夫人
有仁義中正之藝以成身也有耳目口臣四肢之嗜
以全生也有父母妻子君臣朋友之倫以振經也若
一切山居而松游惟隱乎舵是絕物之行也大寂囂
不于其迹于其心者也故處焚而恬者真恬者也在
綸而靜者實靜者也於溷而潔者能潔者也居塵而
清者大清者也夫徐君者固有人道之倫仁義中正
之藝者也耳目口鼻四肢之嗜度而不逾孤而無危

亢而無疑和而無擾通而靡隨是跡囂而心寂者稱
之曰隱又自小之殆是之謂矣汪子曰嗟達人知言
上士明心李之謂哉吾徐之爲人也處輻輳塵紛之
區而有泉石猿鳥松風殫苓之高烟朋霞侶登吟坐
嘯雖日有餘情而仁施義懷厚化敦俗見斯爲之矣
故不山而山不松而松不隱而隱是曰小隱李子曰
嗟予讀殖貨志矣以今徐君觀之而知遷之言過也
其言曰巖穴隱處之士設爲名高者亦以利耳信斯
言也則伯夷爲矯巢由爲僞開倉賑饑者爲沽名解
衣救寒者爲飾譽以今徐君觀之然歟否歟予故曰
讀殖貨志而知遷之言過也汪子曰惟誠動天徐君

五十無子後閣十年不字今乃字足以占其非利而
爲之矣

說農贈薇山子

李子明農于大梁之墟有洞微先生者過觀焉李子
無患而脩具先期而戒種相壤以遵播驗粒以斥惡
竭力以勤本警惰以集事守一以俟時節財以浚源
蓄衍以防歉洞微子曰善哉子之農可以喻政今杞
之政其人乎李子曰予鄙人也痴痴混混馬牛耒耜
間耳挹雲氛卧桑陰聆禽音焉耳奚政之詰也子證
之杞洞微子曰杞之尹薇山子者少而飭躬長而勵
行敦禮嗜文保貞馳間藉之白茅射隼高墉邦農之

脩具者乎其臨政也滌穢剔垢範才效良操綱展日
程猷經謨非先期戒者乎大結則斫小結則斯剋之
用剛懷之用柔蒲鞭示辱析楊威暴非相壤播者乎
敗群之羊必除梗類之草必鋤非驗粒以斥惡乎夙
興夜寐無小弗親無隱弗究無瘼弗詢非竭力以勤
本乎錄善獎能恕難矜愚日計歲期亡業者復游食
者務非警惰以集事乎不違道而干譽不矯情以釣
名不飾言以要進不捷徑以求速非守一以俟時乎
政之行也則均衆寡定伸縮息喘止呻抑過埤損儲
羨慎餘敝帷罔棄木屑是收非節財以浚源蓄衍以
防歉乎李子曰予之農于墟也第知痴痴混混馬耳

不知祀之政似也洞微子曰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夫
事萬而理一者也梓材曰若稽田旣勤敷蓄惟其陳
脩爲厥疆畎李子遇杞士于郊東傾蓋班荆而坐以
洞微子之言質焉士曰予挾簡策誦先王人也杞尹
則知之矣不知其政也李子曰請言其尹士曰劉之
尹杞也吾見其官理民治教行政清焉耳而不知其
具何也見其豫而立備而無患焉耳而不知其種戒
也見其淑慝區彰庠明焉耳而不知其相而播之也
見其善人多而猾賊匿焉耳而不知其驗而斥之也
見其繁剝而錯剖壅決而芟解焉耳而不知其竭力
勤之也見其荒蕪闕疆場飭焉耳而不知其警情集

之也見其不矜已不凌物焉耳而不知其守一俟之
也見其乏不懼匱不憂焉耳而不知浚源防歎之有
道也李子曰甚哉杞之政以農也洞微子得其內士
得其外外者其巨也內者其細也細功也巨效也甚
哉杞之政似農也薇山子之所行也例邑有異政三
年則旌拔焉薇山子未三年獨旌拔焉他邑尹聞之
賢也面以之赤下也吐舌警惕洞微子曰居家理故
治可移之官子不求之身而欲達之官而欲異等拔
乎李子曰粗者精之寓小者大之始近者遠之自以
杞之政政于國國不治乎以杞之政政天下天下不
平乎薇山子行矣予痴痴混混農間日望子矣

叙九日宴集

嘉靖四年九月九日趙帥觴客于青蓮之宮懽焉于
是空同子立韻賦詩焉衆和之裒然而珠聚爛然而
錦彰主人賡焉鏗然而卒章賓主旣洽氛翳載廓霜
清日晶臺殿下陰鈴塔警風林影颭瑟落葉乘之旣
昏復白皎皎布地蓋不知月之在天也空同子覽于
衆詩乃喟然而嘆曰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天天下
百慮而一致故人不必同同于心言不必同同于情
故心者所爲懽者也情者所爲言者也是故科有文
武位有崇卑時有鈍利運有通塞後先長少人之序
也行藏顯晦天之畀也是故其爲言也直宛區憂樂

殊同境而異途均感而各應之矣至其情則無不同
也何也出諸心者一也故曰詩可以觀是集也趙帥
張尹則彙征有期藍帥白帥王師則剝牀未釋下尹
則不遠復者也黃子和子咸丘園之賁左生和生則
利賓于王者也故曰人不必同同于心斯之謂也

贈蔡氏

蔡子輟河閩之寄而守備平江介其行也其友祖馬
止海王子爲之賦江漢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封丘
黃子爲之賦北山曰齊力方剛經營四方歛鄭生爲
之賦無衣曰王于興師脩我戈矛李子曰竊聞之守
者對攻之名備者先事而立之義也故兵非不攻也

不上攻也非不貴機也備者無患也書有之矣孔子亦曰凡事豫則立豫者固備之義而事之先者也蔡子者武蔭而文登者也度機審勢銷患於未形不在茲行乎天塹不江蔡子者塹乎於是爲之賦六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題史痴江山雪圖後

雪之天黯霏凡雲色異獨雪同詩曰上天同雲是已雪之山巔不骨谿壑淺蹊徑迷雪甚則樵不入雪之水雲同天一有舟蓬白而人簑笠之則水見矣雪屋簷直或明其因柱然亦見予與瓦雪之驢下視凌兢若臨窻蹈穴雪之人目曠而神斂眩眩然光奪之也

雪之木枯則白其上皮花葉雪則皜其心雪無風則勻勻斯書矣即如筆弗畫弗勻之雪何也勢使然也畫之勢貴粗盪近詳遠畧情貴雅而包意貴減而宛氣貴豪而內色貴凜而潤五者雪之良者也李子嘗論及畫事田生曰其惟史痴乎江山一箇近之矣是圖今落于吾家李子取而觀之曰微痴吾誰與言雪

題三王詞翰後

夫壽而永之存乎愛門而德之由乎敬傳而遠之繫乎言亡而生之本乎思永真如仙瑤池有媛之仙者也壽人之王母而七母之百愛其愛也然必德焉稱是謂祖孫之懿闡懿彰德敬以之矣孔子曰言之不

文傳而不遠故愛非言曷昭敬非言曷顯嗟王溪子
頌而宛歎端溪子音而展歎龍湫子暢而簡歎夫三
子者言足以闡矣然義垂乎永情觸於思故蒼谷子
誦其言而淚詠其音而悲蓋傷其王母之長歸故曰
亡而生之本乎思

題明遠樓詩後

夫則意飄江湖處幽履間則心懸魏闕所
謂情以地殊音由感發者也矧登高能賦古稱大夫
之才而采詩觀風今有監國之任者乎紀元之歲時
菊載華茲筵是開四子邂逅于一樓俯倚嶺覽長河
眷焉有感于斯游爰各賦詩一首嘉靖元年秋九月

題琴竹詩後

不音而音者用之心者也不物而物者資之深者也
不聲而聲者託諸吟者也心之用莫如琴深于資莫
如竹吟而託之則詩生焉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
資愈深資愈深則心之用廣矣是故君子貴琴焉非
專于音也貴竹焉非物之也又必詩焉雖聲而非聲
也嗟陳子胡爲琴嗟郢子胡爲竹胡爲吟知斯義者
遐哉憂乎

毛監察登樓詩跋

夫陽春雄于寡和白紵侈于衆歌均之爲調何難易

頓殊也元首之歌倡已賡繼然孔子與人歌也則又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何也豈非同情者感同聲者應歟今觀毛君登樓之什而詩之道見矣詩云伯氏吹塤仲氏吹箎感應之謂也

題東庄餞詩後

夫天下有必分之勢而無能已之情蓬飛梗流忽聚倏散斯其勢能必其不分哉孔子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夫既東西南北人也于其分不有悵離思合者乎於是筵於庭祖於遠觴于郊嬉于園不有繾綣踟躕者乎斯之謂情也情動則言形比之音而詩生矣夏公之撫治鄖陽也諸公筵之祖之觴之者故無不用其情矣乃今又嬉于吾園舉初英拔柔條驟車旣駕旌旗向東不有悵而思者乎然莫之能留也故必分者勢也不已者情也發之者言成言者詩也言靡忘規者義也反之後和者禮也故禮義者所以制情而全交合分而一勢者也

朝正倡和詩跋

詩倡和莫盛於弘治蓋其時古學漸興士彬彬乎盛矣此又運會也余時承乏郎署所與倡和則揚州儲靜夫趙叔鳴無錫錢世恩陳嘉言秦國聲太原喬希大宜興杭氏兄弟彬李貽教何子元慈谿楊名父餘姚王伯安濟南邊庭實其後又有丹陽殷文濟蘇州

都玄敬徐昌穀信陽何仲默其在南都則顧華王朱
升之其尤也諸在翰林者以人衆不叙自正德丁卯
之變縉紳罹慘毒之禍於是士始皆以言爲諱重足
紮息而前諸倡和者亦各飄然萍梗散矣賴皇帝
明聖斷殛元惡伸拔英類於是海內之士復矯矯吐
氣此又一運會也而顧君適以開封知府歲覲都下
乃有朝正倡和之詩蓋余不聆此音者數年矣今一
且見之誰謂異於空谷楚然者哉然倡和者五人而
已而其詩顧猶多憂讒念歸之辭則余不知所謂矣

先生集卷第五十八

先生集卷第五十九

北郡李夢陽撰

文

雜文二十三首

文

銘

贊

凡三種

哭白溝文

咎旱飈文

禱旱文

其二

謝雨文

白室銘二首

獨對亭銘

井銘

六合亭銘

端硯銘二首

石几銘

孔子贊

大舜贊

齊太史贊

三仁贊三首

宋龍圖閣學士范公畫像贊

鍾植贊

劉文華畫像贊

雜文二十三首

哭白溝文

正德二年閏月初吉予與職方王子俱蒙放歸南道白溝之野往白溝之戰王子伯大父予曾大父死焉百戰憤痛爰託於斯文

嗚呼嗟哉此何流兮皓沙千里霜霧四興荒濱斷岸陵沉谷崩積骨成丘衝波沃雲月星夜昏殺氣晝屯粵春事之既載迺予邁于茲野覽殘墟以掩涕奉故

柩而維馬暄冰泮而復峙辰物鬱而未申日蒼莽兮將墜天慘惻而愴神前儔佇以驚顧追侶悵而增惑阻欲進而躑躅哽歔歔乎內惻爾其龍蛇鬪爭雌雄未決戰形闕兵營列乃有秦楚善戰之士齊晉詭謀之生接軌方轂挾地維而割天門甲光鏡四野戟枝亘長雲鉦鼓鳴兮河海竭軍聲振兮山岳裂嗟時弗利甬道絕弱之肉強之食飲人尿咀馬革遂爾橫屍蔽矜崇嶺截流哭聲震天漂血成溝賤至臺隸責或君侯刃割其髀戈穿于喉踐為土沙壘若陵丘魂營營以無歸骨交加而卧霜鬼啾唧以宵嘯人慄慄而斷行風陰陰以四起折鏃朽髑雜瓦礫兮飛揚嗚呼

此爲何流而有斯戰場邪。竊嘗究性命之原，推興替之端，民死等于鴻毛，亦有重於泰山。彼短兵兮，旣接。若天傾兮，地搖。乃有晴被刺而不轉，膚受剝而弗逃。此結纓抗論之夫，甘心烏鳶之口，膏野草而罔顧者也。猗嗟我祖，生爲士雄，死爲國殤。岱華摧而敦支，玉石灼而並戕。委英肝于塵沙，滅聲景而永藏。雷霆結而迅音，烟燄烈而怒揚。神怛怛以縹緲，馮悲氛而望故疆。猥小子兮，何知續箕裘之末躅。愾時命之難忱，懼遐耀之埋辱。憤原隰之哀棄，束無棺而葬無塋。匪墟壙以冥索，林莽杳兮縱橫。腸紆迴以崩裂，涕闌干而染纓。物何微而不昌，德何遠而不存。軫將發而復

結托哀響于茲

答旱飈文

二年丁卯自一月至於三月不雨，恒風窈冥晝

晦。李子於時寓大梁之墟，作文傳曰：借恒風若霧，恒風若咎。在言與思，京房曰：欲德不用，厥災

荒。又曰：顓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大風，天黃

雲乎將興，飈爲厲兮陰陽將交。歛使離兮聲威鼓烈，緊誰怒兮屯膏弗降。孰之咎兮吁嗟汝胡不仁兮，豈不畏民不畏天兮揚沙晝晦。拔林木兮旣顛我禾，又發我屋兮實英蔽天。雨霾飈飈兮湏湏洶洶，若摩軋兮樹無留柯。彼羽族安托兮殪穀破郊，賊物和兮虫

獸惶擾塌翼血趾負嵎喙兮吁嗟汝寧茲遂兮日月
喪魄天地易位兮五星錯而背行寒與暑其倒置兮
三川皆震龍失勢兮巖谷崩衝轟砰礮礮騰潮沃日
灌太空兮莽千里乎無人塵冥冥征兮城廓晝閉慘
光精兮嗚呼天監臨四方明明厥維亦孔章兮聿茲
若罔知哀我民罹兮諄曰已矣哉天既不弔而予何
為獨憂苟使豐隆秉競而不同兮豈屏翳之足仇彼
雨師又容與兮日匪予之承電掣掣以歛耀兮畢翕
翕而將興畢為車嗟爾今之人胡憺莫懲

禱旱文

伏念日者春膏未濡夏暘轉亢虐炎毒蒸焦我嘉穀
瘠我六畜百姓惶遽四境告災某等閱焉抱憂中心
如焚食弗甘味卧靡寧席蓋數月于茲矣零神無應
籲天則高踖踏內咎咨嘆無聊竊念祥異之來乖和
是基是以婦寃致旱獄決獲霖揆昔諗今卓有顯徵
意者某等鎮之寡道憲而未貞漏奸什良政乖法頗
田畝困而無伸閭閻怨而罔開不然何雲興遽散垂
雨而風塵霾晝曠星河夜明官之不職神宮是殛元
元何辜羅斯慘極某等伏又念大嶽巨靈生命攸司
豈宜舍其有罪殍我群黎民無子遺犧牲疇供黍稷
弗繼神祀或窮秉誠洗心齋沐告神造雖靡躬情則
篤至惟神鑒之惟神之賜

其二

某等伏念百穀布地二麥幸秋雨澤鮮少恒暘轉亢
實青而乾苗芘而稿風霾熱濁蒸為癘疫飢病枕藉
餒屍載途哀哀我民罹茲慘毒日者抒悃告神責躬
祈福而咸晦未通屯膏罔濟是以雲垂垂而飈興雨
微微而日出土夜濕而晝焦禾晨霑而夕涸某等伏
又思休咎徵事箕範有文祥異從人京傳著訓顧斯
亢陽之虐必由乖政之致某等疆土是職救災寡術
觸目抱懼捫心慚慙每欲以功而補愆神其鑒來而
宥往夫好生者天地之德矜迷者神明之惠尚昭昭
而溥賜庶恻恻而釋懷潔牲用陳芬醑是薦我心或

欺神則殛之無殃我民惟神鑒之享之聽之謹告

謝雨文

伏以日者陽亢旱虐饑歉疫癘民弗堪災某等憂懼
靡寧布誠禱神荷蒙昭昭聽察赦愆矜愚憫窮悔禍
三日之內驟飈暴凍霑灑遽至雖土膏未接禾根未
濡然神之格我佑我亦云驗矣某等伏念天地之於
物猶父母之於子父母不棄改過之子天地宜鑒洗
心之物尚冀自今震雷時奮甘澍普零俾公私各足
黍稷有馨庶報神無匱竭之虞元元有更生之望我
牲鮮潔我酒清冽敢以謝神敢以再祈于我神惟神
鑒焉謹告

白室銘二首

李子葺室貴州署堂南掃地而鏤壁上繭旁聖
宵然而矐銘曰

雖有至潔弗慎則汚雖有上智固念則愚至人皓皓
游心厥初大虛爲輿恬御靜驅細人絢志斯追斯琢
役采捐質離奇紛錯維室生闇維虛生明維厥至人
光凝素行介圭之璞玄酒之馨匪伊勿則含淵乃貞

二

夫白生虛虛生明固矣然心與室異乎能新其汚而
不能必其不汚非室乎非需人以立者乎由中而出
發于言而作於行汝尚安所需乎是故後汝繪事涅

緝觀于爾室果異邪否邪

獨對亭銘

獨對亭者白鹿洞書院亭也亭在書院東枕流
橋北崖上朱子舊遊處也其下則峻溪湍灘衝
縱乃其崖下穴而上砥陟亭西向適與五老峰
對又崖間劖風泉雲壑字大如斗亦西向故曰
獨對云獨對者前副使提學無錫邵公所名也
詳見其所自記後十年而予來陟其亭夫獨之
言孤也對者主賓也方吾之未來則所謂五老
者固謂吾賓也及旣來也陟亭而對之則吾非
若主邪何也亭吾亭也夫亭不吾常一往而一

來曰獨對何也夫化流行而不停往者去之來者主之我既主之則雖謂爲獨對不過矣自有茲峰也周匡氏漢巖下老人唐李白氏李渤氏率皆來率對宜皆曰獨然而邵公不與也其言曰仁者壽五老峰壽朱子仁是宜獨對方我爲之主對固我也其往也不謂我獨也此其人高下之倫造詣淺深次第學術端邪之等不於斯而占哉且匡氏巖下老人吾不知其何人矣然而自也予知其文也渤也予知其節也夫二者猶不得獨與峰對然則來主是亭者盍亦思所以獨對者已矣予無似追肯從邵公講道許下

今止餘年矣不謂繼官而同城均業共職有茲來也自顧品下詣淺志難端而履弗力於亭今即主也然逆知來者不與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願及茲勉焉以副許下之盟乃爲亭銘

紹曰

巖巖五峰若翔若垂當其東南我亭對之惟混沌初磅礴賦形彼得其峙我得其靈其靈其峙一元所爲曰靜曰壽仁者如斯於穆岩洞嶺迴溪環桂松盤盤學官是基鼓篋摠衣四方攸歸弘本立教爰自考亭人遺跡存岬剡熒熒如日如星邵子爰構獨對斯峯於微紫陽孰並而當淙淙者澗有源有泉不有哲民

疇開我先五峰巖巖永斯在斯跡殊理同哲其我師
作銘于亭來者式思

井銘

故井崩塞汲溪焉飲春夏交溪毛茂半蛇虫毒
可虞也正德八年冬至予至南康府使學生劉
峻往書院視地掘井得諸亥方厥日甲申是日
也南風至穿上數尺石阻集力除焉始艱而終
利有泉上涌甘冽然慮溪侵也布望其底覆石
泉旁出焉甃甃而上石牀約口五月而井成余
究惟易義釋孟氏譬旨乃爲井銘銘曰

厥道流形水行地中導之斯湧無卑無崇惟愚靡爲

下潦于澮爲不及泉是曰中廢於井斯肇亥位廬麓
源泐澄冽匪溢匪竭艱始終利孰曰匪力靜止用發
惟義之則含陽潤陰炎寒冬熱勿鮒勿慕九五終食
出時溥施視受爲容吸華茹甘挹之必克濯煩滌汚
費而弗勞爰薦神明以享以苒彌遠彌馨聖澤攸陶

六合亭銘

仰觀俯察八荒在茲處高見大登之自畢來者敬聽
勿遽勿疑

端硯銘二首

世以眼貴而汝無此人其瓦礫汝

台端若方女式虛內女式越若純靜亦乃式乃磨不
磷涅不緇允茲在茲相台

石几銘

李子獲石焉平而方為几焉而銘之銘曰

色乾之清質坤之剛扣之鏗然平直靜方我有嘉林
皮汝其旁汝憑汝依可詠可觴我有兄弟友朋親戚
燕無豐約來推汝觀朝之夕之汝懽汝暱人情靡同
汝應則一浴露春烟瑩月烜日孤貞介確光澤纈粟
雖有霜霰蒸蒸厲颺侵之不入而撼之汝搖哉

孔子贊

鳳鳥不至人莫之知行廢嗟命獲麟竟悲已誠道信

萬世攸師願學謂何小子敬思

大舜贊

聖狂天淵一念則分孟欽大孝孔贊克君袵衣鼓琴
今如見之我猶鄉人雞鳴孳也

齊太史贊

崔杼弒其君莊分齊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
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
乃舍之贊曰

皇天厭德逆徒干經國既無人亂是用丁桓桓太史
抗言討兵舍命不渝蹈仁秉程一門三烈巖也茂名

三仁贊三首

殷喪厥馭姦宄師上天乎下蓄神罔攸依國旣顛越
我寧獨支何其發嘅决于二師三諫遂行允哉睿思

右微子

於維哲人知微知彰譬知滔天洎是防象箸道奢
瓊宮北亡鼓琴自悲過衢佯狂洪疇翊聖朝鮮錫昌

右箕子

箕啓存祀于以殺身殷稱七竅孔贊三仁烈太師
實維國楨人之云亡邦是用傾鹿一玉焚麥秀吞声

右比工

宋龍圖閣學士范公畫像贊

予觀范龍圖則人其人嘉其志覩龍圖出處則

哀其時予過無錫秦氏獲覩其畫像峩冠法服
莊嚴弘毅蓋得其彷彿焉則又識人心不泯不
然即顧吳更生安所置毫哉子生長環慶間與
故老談龍圖拒元昊事雖古名將何加矣於是
薰沐再拜贊曰

有偉一人清明令儀三代遺才百世之師

鍾馗贊

唐有進士鬼之司直夢中誅邪帝寤驚惑雖寤匪寤
內艷外佞曾無如馗是匡是正祿食者誰我言敬聽

張將軍畫像贊

我崇我官有徒嘽嘽我服我丹有鱗盤匕盤匕者莽

天子之賜嘽也者徒天子之異何以異之以伐以征
何以賜之汝涉汝明北徼是清南蠻是平將軍者誰
姓張桓名於赫將軍魁軀長髯戰陣能勇處已卑謙
禮士若訥臨下威嚴動若虎彪靜若女潛將軍之馳
如鳥之過之矢之發當之者破此衛開設將官實罕
將官豈罕損於自滿於美將軍年始向強髮黥頰渥
膏力載剛萬兵罔雄百戰匪奇慎終如初文王我師

劉文華畫像贊

劉文華者大梁之逸民也脩而弗耀老而靡怠
潛於孰顯於譽訥焉如愚有而罔居君子哉君
子哉贊曰

嗟乎文華人貴之欽君也衣布人富之歆君也寒
利人之趨君篤者義勢人之附君遇則避嗟乎文華
金不出鑛玉隱于璞一壺懸市百錢停卜榮期帶索
韓康賣藥彼曉彼叟我守之訥彼侈彼矜我守之約
嗟乎文華聚衣內文宮鐘外聲閭黨敬禮月旦優評
鄉飲是賓古貌古服膺禮戩休而安而毅昔稱長者
今觀有恒厥像儼如令儀可徵

先生集卷第六十

文

文二十五首

箴 戒 頌 辭 誄

北郡李夢陽撰

六箴六首

六戒

榮養堂頌

三仲頌

邃庵辭 有序

挽歌辭

許子誄 有序

月塢痴人對

虛里子對

馬對

郁郅子解

直臣字義

維極字義

董生兄弟字義

弟汝含字義

雜文二十五首

六箴六首

太僕儲先生曰人有六事心事身事家事官事
人事文事空同子聞之曰嗟乎有非在我者焉
如彼何著六箴

心一

不可對人言曰愚言之而不行曰惑行之而不至曰
畫非所存而言曰賊亡是而靡獲自盡則天也

身二

烈女能必其已之不污不能必其天之不愚時之躬

驗夫是則烈女也已

家三

有負郭田百畝時桑數十株可以聚廬矣進竭其躬
退為耒夫不亦可乎

官四

君子狗道志士狗名嗇夫狗利是究是圖毋覲厥位

人五

信道莫如守已省事莫如寡交君子曰中古貴施報
苟以禮至斯應之矣

文六

古之文以行今之文以葩葩為詞腹行為道華磋彼

髮柰何

六戒

匡衡曰聰明䟽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李子讀而躋之著六戒

太察一

容以畜衆察則無徒先民有言毋及淵魚厥昔聖王瑱耳續日聰罔弗悉明靡不燭

壅蔽二

聖明四目復達四聰縣鼓置鐸維恐弗通顛任生奸

備聽生讒芻蕘罔遺大道之咸

太暴三

勇以陽奮強以義發用之弗端鮮不殄伐受絕於武桀隕于湯秦政弗戒二世而亡

無斷四

匪陽曷舒匪陰曷藏弗濟以義仁曷由臧孝元優游漢業用墮衡丁其時空言式悲

後時五

有虞鼓琴穆穆其和及聞善言沛若江河王者之德應時若響居則山靜動則飈往

遺忘六

李少同全集卷六

衽席萌變蕭牆伏憂遵藪射鹿歸而忘牛武事四夷
海內虛耗垂暮攸省輪臺有詔

榮養堂頌

彼美者堂有南其戶前臨伊闕緱氏嵩阜文杏爲梁
蘭橈桂柱誰其居之樂彼壽母桓桓大夫建旄茲土
夕之晨之登降堂只豐膳孔時籩豆纚纚剥有肥斝
膾有文鯉維是大夫崇志遠辱人以體養我養者色
夙夜寅畏內訓攸服洛水泱泱貫于斯城母氏壽康
子也令名

三仲頌

湯湯涪水流清源巨誰其濬之爰美爰聚珠必駢輝

如桂之馨如玉之華是曰三仲一門萃之萃之伊何
三仲連芳歷祀三十乃驗乃彰事有豫定神有前識
易垂餘慶書闡陰騭匪善匪積厥夢詎獲

邃菴辭有序

石淙夫子舊居京國有室一區突靜幽紆左圖
右史前授生徒是之謂菴而稱邃焉愚也竊嘗
慕之而未獲遊也後夫子提學關輔愚始得隨
鄉邦士搢衣講坐下然自恨限於勢分未幾竊

科第輒復遠去不得從容左右如菴中諸子卒業以立於世而有私幸究緒論遵顯則若有自得焉者雖不敢自謂得其門而入亦不敢苟焉以自棄乃作遷菴辭以志思衷辭曰

藜壁兮桂宇葑榛兮在下水滴兮溜渠蘭歲蕤兮當戶菴之構兮何所接紫闥兮崇期菴何為兮閉寂窈芬楣兮參差蔽脩櫳兮連延峭飭甍兮委蛇穆空洞兮內啓豁廉隅兮外直回巷前通兮嘉樹後植邇莫可探兮遐乎可卽匪遠曷名兮厥惟菴德菴中兮何有正佩兮青衿惠我人兮不貌以心適我人兮可采可桶可棟可楹兮維菴是學亦惟兮翠憶菴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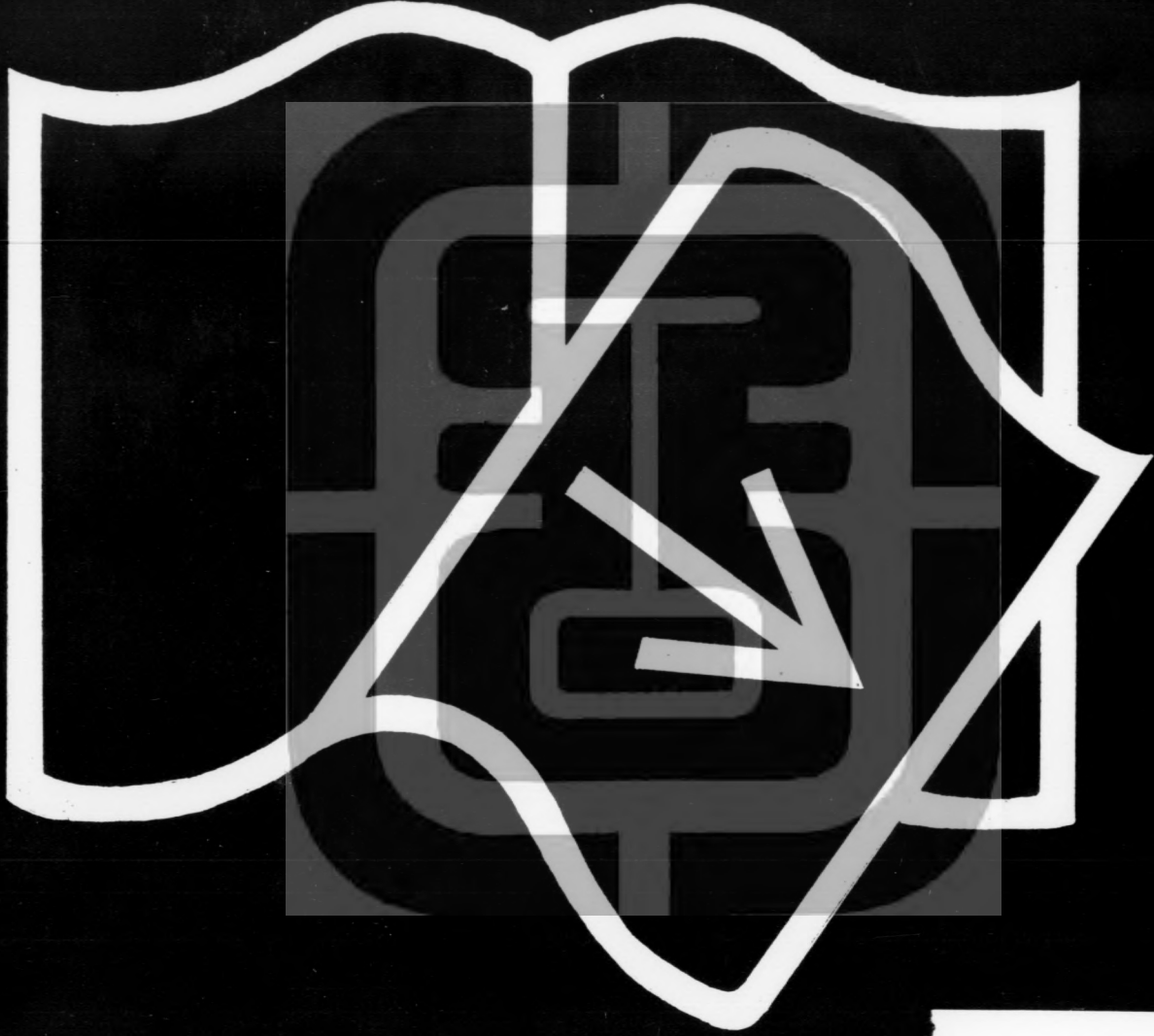
兮西遊斗暉暉兮晝揭獄巖巖兮夕秋予邊鄙兮賤夫悵瞻菴兮弗早幸門墻兮未麾矢貞心兮恒保

挽歌辭

中庭閨兮今日何日總帷揚兮苔生於室悵遊子兮西歸木飈飈兮風振悲邈山川兮愁嘆興望城闕兮魂若崩歷故堦兮弔叢諼白露隕兮霜霰繁椒酒兮桂漿羞余珍兮杜蘅神愴恍兮若來奄踰佚兮逝不回柏輻兮杉擲文幢兮素旌送完壁兮山阿從君子兮允寧

許子誄 有序

正德三年歲在戊辰六月己巳工科都給事中



原件短缺

P 6

許天錫卒李夢陽曰嗚呼哀哉許子乃作誄曰
聞產其傑受命端固孤行介直踐道靡豫爰放厥辭
靡屆靡究執言不回貞厲獲咎懷誠匪察瀆經自効
踰中奮志白刃是蹈義同尸諫信勇可悼伯奇申生
厥履是紹

月塢癡人對

張生含者金齒人也含侍其父南園大夫於京師嘗
從北郡李子游李子居梁也有稱月塢癡人者見焉
見之則含也李子曰子奚斯稱也張生曰含蓋塢於
郡之大保山業焉月東出則對塢而升光燭形應劃
焉顏破遍映曾入虧蔽流徙放

白枕簾波

虛里子問於龍溪公曰敢問處世有道乎龍溪公曰
有渾渾默默惟道之極窅窅莫莫惟神之窟虛里子
曰異乎吾所聞君子礪人之爽告人之毅於是龍溪
公勃然變色曰迂哉遐乎子之言也且子以若為爽
非欲其靡爽邪若不以子為欲其靡爽必將曰是誠
詬我必孽子之短還而詬之曰亦猶吾子之礪我也
語若以毅若不以子為欲其毅必將曰是誠襄我襄
之必思以加于子者復之曰亦猶吾子之告我也二
端交戰于中故面然而背詆公與而私忌群議而單
誑如是有不危邪夫躄譽者世之怕情希勝者士之
通患今徒示直以賈禍吾竊於子弗取矣虛里子曰

予成若德焉耳知不知奚恤焉苟有以復我適我乎
益苟孽我奚辱焉龍溪公曰惡是何言歟愚龍溪鄙
人也往有翁出龍溪之野見巨卵五色雉以歸伏以
舒鴈居頃之剖子鬼類尾殺蛇身四足青黑班若鱗
是日瑞氣鬱盤紫氣亘下上翁大驚喜祝曰茲殆龍
子天錫我祉龍子性劣惡好緣樹騎屋翻盆倒罌生
之日鷄犬咸鳴走龍子又嗜血食翁顧無所得血食
若且怖於是齋沐諷日請龍子詣溪焉適有婦浣于
溪龍子擊殺食之其家因即擊翁曰是翁家物後數
年夜雷電有龍降翁室繞其故巢二匝而去夫今之
欲成人之德者不為豢龍翁幾希矣故君子之於人

三宿而後見非崇微也二年而不言非貶行也誠不
通則交不固中不孚則聽不入故楚客以售璞遇刑
齊人以操琴蒙詬國佐以語盡見殺屈原以言直殞
軀柰何逐汶汶之煩而招訛訛之議乎虛里子於是
蹶然咲曰子之言似矣獨不曰拯溺不畏濡履揀焚
不惜燎衣必欲為渾默窄莫之行必蚓而後克者是
豈可哉龍溪公艷然不悅曰子不聞坤著括囊之文
蒙闡擊蒙之義詩申玷圭之詠傳立守甌之訓信如
子說則三緘之鑄孔子奚取焉二子爭論不能決明
日以其言質諸中河子中河子不荅鼓枻而去歌曰
瞻彼中洲兮有鳧居居翔而復集兮擇匹而游渴飲

水芹飢餐吾魚夫復何求乎

馬對

秦子北遊京師墮馬傷是時郁邳子亦有霜露之疾
二子共巷而處郁邳子素善秦子居頃之謂其門人
曰西不有秦子乎然吾門其人矣非所謂守道自信
者邪於是作黃鵠之歌以其門人上官氏爲使往遺
秦子秦子是日會使使來遇諸塗使異共事各反於
主而後交焉久之秦子愈先造郁邳子遂及墮馬事
郁邳子強起問故秦子曰吾南產也不習馬出卒假
人馬即不解良惡是以墮耳郁邳子曰異哉言也且
子能盡習天下之馬乎曰不能能盡解其良惡而後

假乎曰不能曰二者既不能矣子能終身棄馬乎曰
又不能曰子墮馬傷何曰傷足曰幸若是鄉使傷藏
絡捩脰磕腦抉背毀齒子尚能即起邪殆哉殆哉秦
子聞之警懼无人色咕咕語曰柰何先生幸以教之
郁邳子曰昔者伯樂學相馬於其師三月不進其師
曰可以益乎伯樂曰未得其骨三月得其骨矣曰未
得其神又三月得其神矣曰吾未得馬之外竟盡其
師之術乃乱歸於是持以相天下之馬聆其声而會
其精睨其形而貢其靈然後天下無逃馬當是時也
而暇於習乎今吾子不求諸馬之外日僕也較良惡
墮且滋甚秦子於是蹶然笑曰闊哉談也千里馬常

有而伯樂不常有子以伯樂望予無乃過乎雖然伯樂即幸而生今之世吾恐驪黃牝牡之徒得以鑠金而刺天也誠使人衆訟堅伯樂即幸而復生故不得破其非良也郁邳子不荅憮然有間曰夫物非天生非地不長非人不成故材美弗物是謂棄天芻粟豐足怠厥力是謂戕地材物矣弗怠厥力而世無王良造父之俦是之謂命故馬一也遇王良造父則過都歷塊靡流景逐奔電蹠血萬里顯名天下不遇則放之沮澤之中與鹿豕鳥鳶並遊豈非命哉豈非命哉昔有獻馬於楚王者王愛之衣之文綉處之華屋席之露牀之安啖之棗脯終其身弗駕也馬慚憤悲

鳴蹄齧思劾王一日之用王不從竟老死厩下故馬而弗愛不如弗知愛而弗用不如無用故寧甘心沮澤之中與鹿豕鳥鳶並遊不願衣文綉之衣席華屋露牀之安故即有棗脯之餐弗餐也此之謂盡性以俟天者也且子亦將俟其在天者乎抑需在人者乎秦子出郁邳子呼上官氏記之頃之郁邳子疾亦愈秦子客久鬱鬱不得意乃卒取學賤往教于楚下邑郁邳子往餞之曰子記疇昔墮馬之說乎子之不為天下知亦久矣柰何雖然行有物色子者第行矣

郁邳子解

郁邳子寢疾杜門謝客客無以見也金城段吳過武

功康海問曰郁郢子何以不出康子曰郁郢子疾也
段子曰郁郢子疾乎疾奚杜門謝客疾而杜門謝客
是有託者也盍謂郁郢子忠臣不潔名以暴君君子
不遠衆以要勲且未形而彰是曰自戕無憂不戕其
憂必集若誠有註譬諸縣鐸急趨習必及之矣康子
曰弗是罔郁郢子也吾將見郁郢子明日康子固請
見郁郢子於是郁郢子擁黃狐之裘馮文石之几尚
以白雪之縠強起見康子坐上坐郁郢子休安若山
貌若敷腴徐覘其息俞俞于于焉然顧有靡豫之色
康子於是辟席問曰夫子奚病也郁郢子欠伸喟然
仰嘆久之曰康子曰吾誠不能狀吾疾吾始焉怒焉

若飢若思若悲已而輪困於邑怲怲悒悒糾錯積鬱
其狀絲焚埃結氤氳靡絕發于脾縈于心浸淫于肌
腸腠理之間充之不見其際究之莫知根柢敲之未
已觸之復起故居則恍焉惚焉恍若有邊步之不能
端履也夢岑岑焉若將舉而控于帝闔家人驚恠詰
予予茫然無以荅也故陳之鐘鼓管籥不知其爲音
炫之黼黻繁縟縣瓊結綠不知其爲華啖之芳醲珍
烈之品不知其爲甘故飫之不肥膏之弗澤問之莫
可名象而排之不能自解也然徧國中無醫之者有
玄機先生者號靈醫徃使迂之語以狀玄機不肯命
駕教使者曰能置泰始之鼎無爲之榻坐我廓然之

字食我切玉之饌元化之羨則迂我顧卒不能置故厥疾罔獲瘳康子出以其言告段子段子曰予聞在形爲疾在心爲憂郁郅子殆有憂乎

直臣字義

舉人吳廷對字直臣李子曰字直臣何也吳生曰對者對于廷之名對不直不可以爲臣故曰直臣李子曰生奚直焉吳生瞿然避席而請曰直不同乎李子曰夫博問強記奮辭而駭人曰我能爲逢爲于此其直以言也而未必有諸氣天威臨於上斧鉞在側鼎鑊在前揚眉吐膽能批逆鱗觸忌諱屹然山立此其氣直矣然退而悔焉不可謂心也古之直也莫如史魚孔子替魚曰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是矣乃它日又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孫者非直之反乎子讀易乎王臣蹇蹇直矣又曰遇主于巷又曰納約自牖一何曲而徐也夫水性曲而木則直二者愚夫愚婦所知也木生石底不側出不獲達而建瓴屋眷水之下也雖賁獲之勇不能使之曲也故臣無二道而直有五義一曰言二曰氣三曰心四曰時五曰勢生也奚直焉吳生曰願聞其詳李子曰夫直人者未有自不直者也故隱污之行行於家而光大之議揚於國共驩其身而以堯舜之道責君者此所謂言直者也非直之實也故言者其華也氣者其充也心者本也

時者逢也勢者用也故直言者必氣直氣者必心識
時者先幾審勢者有爲五者而能全則聖矣殷之三
仁或去或不去孔子之無可無不可是也孟子論氣
曰直養而無害易曰敬以直內學之事也通乎上下
者也生也奚直焉吳生於是俯而思仰而嘆曰大哉
對也往謂臣之直也問焉如蒼焉已矣諱焉如雲焉
已矣犯焉如兇語黑子云焉已矣而不知直之義若
是浩也乃今聞教矣

維極字義

劉峻字維極何也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峻者高
大之名然不極不至天不天不可謂學也故曰洋洋

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道猶山也故咸稱峻焉繼之
以極夫然後高大備矣孔子贊堯曰大哉惟天爲大
惟堯則之而史臣亦曰克明峻德史之峻孔之由天
歟惟堯極之不堯則之哉而論者則曰六爻莫極于
上聖人訓辭垂戒焉故龍極曰亢城極曰復于隍鳥
極曰翰音登于天而不知易時也有位焉二者非在
我者也故道以極成時以極厲位以極危成以達天
時以規動位以行時而後學之義備矣峻生長匡獄
間瞻崧高者也而復業詩書誦法孔子末遊予門予
名之曰峻請字予曰維極請字義予曰云云峻乃曰
天曷能即至也夫孔子不云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

董生兄弟字義

董大夫遣其二子見李子李子問焉長瀾次潤李子曰二子冠乎禮冠而字之吾字汝矣二子請焉曰瀾字汝巨源潤字汝真玉請義焉李子曰吾聞君子之名其子也必昭物以勗志其字人也必廣才以章義義以闡訓訓以副名名以責實夫然後父有其家子有其身名無忝實字無辱勗夫瀾者源之達而潤者玉之發也故君子溯源於瀾揆潤於玉瀾以觀道玉以此德即末以驗本緣用以占體巨小相形真偽以別故弗巨弗長弗真弗光長則瀾湧光則潤永湧以

知巨永以知真是故軻之言道也稱瀾焉繼之以明以光懼遺本也記之言德也稱潤焉繼之以密以栗思務體也子亦觀水乎江漢河淮天下之至瀾也然其出岷也嶓冢也崑崙也桐柏也非其本細而末巨也亦觀玉乎瑜瑾璆瑤天下之至潤也然廉而不剝其聲清越乎尹旁達氣如白虹非其體偽而用真也是故君子志道求達考德視發於是乎有瀾與潤之名達必先本發以後體於是乎有巨源真王之字本植體實訓義乃行於是名副字彰父兄榮之師友成之身無損名家無棄子斯古今之共義也

弟汝含字義

二十而冠冠而字禮也弟生三月先吏隱府君名之曰孟章矣十六歲而弟通詩書大義能爲絕句詩責以成人之道可也於是冠弟字之曰汝含在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天剛柔相雜而成文之謂章患其不章何以含之坤順道也六三居下之上得位之象人臣有美含之歸功於君坤之道也嘗觀天下無分外之事君子亦惟求其在我而已是故有所自足於內則無行汲汲以求見乎其外先王制禮盛服必襲德旌必結則服飾之章晦博文強識而讓則問學之章晦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則章于事也若必晦况三方進而位不

中者乎故雖有美含之不散挾才能而躡進坤之道也得坤之道可以常久而無咎故曰可貞夫聖人之言大小前後不相背引而伸之自功業之大問學之切服飾之常細求乎言動起居苟非分外之事殆未有可掀揭以自銜譽者可不含歟有美含之而死未美者歟汝含省察無功溲養寡力有長惟恐不揚有能惟恐不知出必修其貌動必華其服又強毅多所吝是未能有三之章已不能含矣况有之而能含歟君子退則修己進則事君所以自修者掀揭銜譽如此它日得位其不可貞也較然矣可不戒歟汝含柔順體坤之性直方大法坤之德足于內而無待乎外

居三則以時發進之于五則美在其中暢于四支發
于事業其章也至矣終合乎哉故既字之復說其義

空同先生集第卷之六十

空同先生集卷第六十一

北郡李夢陽撰

文 書九首 附書二首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與徐氏論文書

詒古鏡書 駁何氏論文書

再與何氏書 答吳瑾書

論史答王監察書 答周子書

附山陰周祚書 答黃子書

附吳郡黃省曾書

書九首 附書二首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
中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
乃顧詐爲二世答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愍朕竊
恠丞相忘其大而援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捐夫赫赫
者也朕蓋惑焉先王幸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教
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焚
之夫詩書何惡於丞相哉諸生之阮咸陽也朕自有
識知聞此事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
獨不能強諫邪朕旣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
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
大行喪未發輓肯自
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獨

無耻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丞相爲朕則得
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干丞相丞相乃曰
堯禹以身徇天下是奚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爲桎梏
者也丞相不欲朕爲堯禹則欲爲桀紂邪夫讒賊者
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侍始皇帝始
皇帝末聽惑左右窮兵黷力殫天下之財勤事四夷
外內騷動丞相弗止也旣戡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強
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興遊觀以見
主之得意勦爲已有抑末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所
自陳丞相何愛瑣瑣之迹而輕夫赫赫者也夫闢地
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燮陰陽

輯和其民人使人人親其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也且丞相將邪相邪丞相治民三十餘年于茲矣始皇帝倍羣臣未久關東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裂幟而鬪揭竿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冠蓋相望於道其咎安在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按驗且有狀君其告諸廷尉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天喟然嘆曰嗟乎斯之死固晚矣遂服辭論具五刑腰斬咸陽市

與徐氏論文書

僕西鄙人也無所知識顧獨喜歌吟第常以不得侍善歌吟憂間問吳下人吳下人皆曰吾郡徐生者少

而善歌吟而有異才蓋心竊鄉往久之聞足下來舉進士愈益喜計得一朝侍也前過陸子淵子淵出足下文示僕讀未竟撫卷嘆曰佳哉鏗七乎古之遺聲邪方伏謁足下會足下不以僕鄙薄幸使使臨教曰竊欲自附于下執事即如日休龜蒙輩走之願也僕聞之悚息不敢出一語應意者足下戲邪居無何使者三反於是乃敢布愚悃昌穀足下周易有言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故人莫祥於同莫不祥于異故同聲者應同氣者求同好者留同情者成同欲者趨何則感于入也昔者舜作股肱卿雲之歌即其臣臯陶岳牧芻蕘和歌當是時一歌一和足下以爲奚爲者

邪其后召康公從成王遊卷阿之上因王作歌作歌以奉王即王戚也入也足下亦觀諸風乎冽也焉其被草若木也漚也溶也乎草木之入風也故其聲鞀礮轟砰徐疾形焉小大生焉且孔子何人也與人歌善矣必反而后和何則未入耳今足下忘鶴鳴之訓舍虞周賡和之義弗之式遠孔子反和之旨而自附于皮陸數子又強其所弗入僕竊謂足下過矣夫詩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貴宛不貴嶮貴質不貴靡貴情不貴繁貴融洽不貴工巧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莊諛簡侈浮孚之界分也至元白韓孟皮陸之徒爲詩始連聯闢押累也數千百言

不相下此何異于入市攫金登場角戲也彼覩冠冕珮有不縮腕投竿而走者乎何也耻其非君子也三代而下漢魏最近古鄉使繁巧嶮靡之習誠貴于情質宛洽而莊諛簡侈浮孚意義殊無大高下漢魏諸子不先爲之邪故曰爭者士之屑也然予獨恠夫昌黎之從數子也請與足下論戰世稱善戰非孫武司馬穰苴輩乎然特世俗論耳何則此變詐之兵也荀子所謂施于暴乱昏嫚之國而後可者也僕常謂兵莫善于六韜仁以漸之義以斷之禮以治之信以驅之勇以合之知以行之蓄之神幽而動之靈擊故尚父得之佐武王王天下夫詩固若是已足下將爲

武與穰直邪抑尚父邪且夫圖高不成不失為高趨
下者未有能振者也矧足下負千仞之具哉夫狂夫
之言聖人取焉足下誠幸而不棄請間伏謁侍更一
深論僕至願至願

詒古鏡書

姑蘇徐昌穀纂外史湘郡瀕行關西李子持古鏡為
贖復為書以詒之曰嗟乎古人有言明鏡所以照形
往事所以知今鏡不古不靈士不古不成夫自桃冶
氏範金規體利世鑿物民用是貴至於殉丘冢瘞山
澤歷歲綿邈精氣上泄徃徃為盜掘發暴于人間初
哲冶之操壚熾炭也鼓橐成風百銅具鑠什百就模

其質孰劣及有入地于祀情質滲漉膏融液結綠永
內瑩亦砂外積扣如哀玉映如飄雪可以走鬼神銷
疾疫誓志醺神進匹鼎敦去聲同時躍冶之器雖或間
存莫不斂顏以退者所養異也且夫金陽之質也規
天之形也明日之發而月之行也鼻者樞也孔者戶
也凸罔兩山澤之恠詔姦也圍以干支諸屬示用也
然必取之於山鼓之以火翕之以陰化之以水土歷
千祀而後成是天下之至精也夫士鑄于師鎔于友
明德體元冥會億萬載之上踐義譽之域獵姚姒之
圃剛足以決疑智足以析微虛內美醜遠炳先幾凝
激沕沕待時而發豈不為古君子哉何則畜不遂不

光變不神不化妍媸之分易立旦晦之與難識于物
且然而况于人乎曩者遇老人橋山之陽綠瞳而玄
髮神若皎星氣若流電駟拂雲之駮謂予曰小子來
台軒轅氏故臣也往從觀九鼎于闕湖之上撥其滲
汁治之爲鑑名曰青霞之鑑湛之九仞之淵軼帝愈
王薦伯迄于今茲小子其受之爰伐乃翳勿埃勿虧
予時再拜奉歸什襲與俱蓋二十稔于茲矣非大賓
鉅人齋沐洎思未始獲一窺也竊聞之君子不私其
有覘于子貌甚古又聞有遠行將涉洞庭蒼梧之墟
百物之奸不可不備乃敢割千金之愛以贈然幸毋
忘老人之事夫烈士慕缺君子尚玉其類同也子毋

辭焉徐子獲鏡折書讀既再拜而受之

駁何氏論文書

某再拜大復先生足下前屢覽君作頗疑有乖於先
法於是爲書敢再拜獻足下冀足下改玉趨也乃足
下不改玉趨也而即隨僕文之乖者以復我其言辯
以肆其氣傲以豪其旨軒翕而嶷嶷僕始而讀之謂
君我詼也已而思之我規也猶我君規也夫規人者
非謂其人卑也人之見有同不同僕之才不高於君
天下所共聞也乃一旦不量而慮子乖於先法茲其
情無他也子適我文日子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
者已落近代之口又曰未見子自築一堂與突開一

戶牖而以何急於不朽此非仲默之言短僕而諛仲默者之言也短僕者必曰李某豈善文者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耳必如仲默出入由已乃為舍筏以登岼斯言也禍子者也古之工如倭如班堂非不殊戶非同也至其為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僕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古之意盜古形剪截古辭以為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猶班圓倭之圓倭方班之方而倭之本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夫筏我二也猶兔之蹄魚之筌舍之可也規矩者方圓之自也即欲舍之烏乎舍子試築一堂開一戶措

規矩而能之乎措規矩而能之必并方圓而遺之可矣何有於法何有於規矩故為斯言者禍子者也禍乎者禍文之道也不知其言禍已與禍文之道而反規之於法者是攻子亦謂操戈入室者矣子又曰孔曾思孟不同言而同至誠如尺寸古人則詩主曹劉阮陸足矣李杜即不得更登於詩壇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予之同法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子以我之尺寸者言也覽子之作於法焉蔑矣宜其惑之靡解也阿房之巨靈光之巋臨春結綺之侈麗楊亭葛廬之幽之寂未必皆倭與班為之也乃其為之也大小鮮不申方圓也何也有必同

者也獲所必同寂可也幽可也侈以麗可也歸可也
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鎔而不自
知於是為曹為劉為阮為陸為李為杜即今為何大
復何不可哉此變化之要也故不泥法而法嘗由不
求異而其言人人殊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謂此也非自築一堂與自開一戶牖而後為道也故
予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筆上不
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疏也密
也故六者勢也字之体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
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足以為字而矧文
之能為文猶不能為而矧能道之為仲默曰夫為文

有不可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物而比類以茲為法
宜其惑之難解而諛之者易搖也假令僕即今為文
一通能使辭不屬意不斷物聯而類比矣然於中情
思溢促語嶮而硬音生節拗質直而麗淺謏露骨爰
癡爰枯則子取之乎故辭斷而意屬者其体也文之
勢也聯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
者義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調沉着雄麗清峻閒雅者
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
最也夫然又華之以色求之以味溢之以香是以古
之文者一揮而衆善具也然其翕闢頓挫尺尺而寸
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且士之文

也猶醫之脉上之濡溺緊數遲緩相似而實不同前
予以示澹沉着含蓄典厚諸義進規於子而救俊亮
之偏而子則曰必閒寂以為柔澹濁切以為沉着艰
窒以為含蓄俚轉以為典厚豈惟謬於詩義并俊語
亮節悉失之矣吾子於是乎失言矣子以為濡可為
弱緊可為數遲可為緩邪濡弱緊數遲緩不可相為
則閒寂獨可為柔澹濁切可為沉着艰窒可為含蓄
俚轉可為典厚邪吁吾子於是乎失言矣以是而論
文子於文乎病矣蓋子徒以僕規子者過言靡量而
遂四為崢嶸之談擿僕之非以攻我而不知僕之心
無他也僕之文乎瘡百孔者何敢以加于子也誠使
僕妄自以閒寂濁切艱窒俚轉為柔澹沉着含蓄典
厚而為言黠慘有如搖鞞擊鐸子何不求柔澹沉着
含蓄典厚之真為之而遽以俊語亮節自安邪此尤
惑之甚者也僕聰明衰矣恒念子為振世之才而僕
叨通家肉骨之列於是規之以進其極而復極論以
冀其自反實非自高以加于子傳曰改玉改行子誠
持堅白不相下願再書以復我

再與何氏書

前書與子論文備矣然僕猶謂不證諸事則空言不
切不切不信夫子近作乖於先法者何也蓋其詩讀
之若搏沙弄泥散而不瑩又麗者弗雅也如月蝕詩

妖慳赤道行是耳然闊大者鮮把持又無鍼線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踈者後必密半闊者半必細一實者必一虛疊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謂法圓規而方矩者也沈約亦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即如人身以魄載魂生有此體即有此法也詩云有物有則故曹劉阮陸李杜能用之而不能異能異之而不能不同今人止見其異而不見其同宜其謂守法者爲影子而支離失直者以舍筏登岸自寬也夫文與字一也今人模臨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書何獨至於文而欲自立一門戶邪自立一門戶必如陶之不治

治之不匠如孔之不墨墨之不揚邪此亦足以類推矣且仲默神女賦帝妃篇南遊日北上年四句接用古有此法乎水亭齒昔風殿薛蘿意不一乎蓋君詩徒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爲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勢如搏巨蛇駕風螭步驟即奇不足訓也君詩結語太咄易七言律與絕句等更不成篇亦寡音節百年萬里何其層見而疊出也七言若剪得上二字言何必七也僕非知詩者劇談偏見幸君目裁之耳君必苦讀子昂必簡詩庶獲不遠之復亦知予言之不佞不然終身野狐外道耳狂悖弗自覺縷縷至此悚懼悚懼

荅吳謹書

讀論文一篇僕竊疑焉足下之意不過執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見耳恐不然夫文自有格不祖其格終不足以知文今人有左氏遷乎而足下以左氏遷律人邪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一筆其不同特肥瘦長扁整流踈密勁溫耳此十者字之象也非筆之精也乃其精則固無不同者夫文亦猶是耳足下謂遷不同左氏左氏不同古經亦其象耳僕不敢謂然幸足下思之有教再布

論史荅王監察書

僕嘗思作史之義昭往訓來美垂其列不勸不懲不之述也其文貴約而該約則覽者易徧該則蒼未弗遺古史莫如書春秋孔子刪修篇寡而字嚴左氏繼之辭義精詳遷固博采簡帙省縮以上五史讀者刻日可了其冊可挾而行可箱而徙後之作者本乏三長竊名效芳輒附筆削義非指南辭殊禁鬱傳叙繁蕪事無斷落范曄後漢亦知史不貴繁然刻精剗采著力字句之間故其言枯體晦文之削者也蓋不知古史文約而意完非故省之言之妙耳下逮三國南北諸史遠不及曄漫浪難觀晉書本出群手體制混雜俗雅錯焚歐陽人雖名世唐書新靡加故今之識者賦故而廢新五代史成一家言是矣然古史如畫

筆形神具出覽者踴躍卓如見之歐無是也至於宋
元二史第據文移一槩抄謄辭義兩茂其書各逾百
帙觀者無所啓發展卷思睡矣得其書者往往秉之
高閣僕謂諸史他猶可耳晉宋元三史必修之書也
若宿學碩儒才敵班馬後漢而下種種筆削誠萬世
弗刊之典或憚其難止取三史約而精之亦弘文之
嘉運昭代之景勳管豹井天私蓄素矣幸公有問輒
吐布以聞伏俟大君子教焉

荅周子書

往聞稽山之陰大淵之濱多嗜古篤行獨立勇往人
者然僕北人也莫之能知也日者乃奉遐訊拜謁儀

淵之音玄要之旨高直之識慷慨之義有曠世之
大感閱俗之重悲僕捧而讀之欽羨慷慨內愧彌日
曰古哉周子篤行哉獨哉勇哉易曰同氣相應同氣
相求僕鄙人也嗜古無成行之寡效力之罔獨往之
鮮勇足下乃奚取于僕而有斯求也又奚所應而同
僕之聲也僕少壯時振翮雲路嘗周旋鸚鵡之末謂
學不的古苦心無益又謂文必有法式然後中諧音
度如方圓之於規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實天生之
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實物之自則也當
是時篤行之士翕然臻向弘治之間古學遂興而一
二輕俊恃其才辯假舍筏登岸之說扇破前美稍稍

聞見便橫肆譏評高下古今謂文章家必自開一戶
牖自築一堂室謂法古者為蹈襲式往者為影子信
口落筆者為泯其比擬之跡而後進之士悅其易從
憚其難趨乃即附唱荅響風成俗變莫可止遏而古
之學廢矣今其流傳之辭如搏沙弄螭渙無紀律古
之所云開闔照應倒插頓挫者一切廢之矣僕竊憂
之然莫之敢告也又每竊嘆獨立之鮮勇往之寡又
每傷世之人何易之悅而難之憚也而易之悅者乃
又不自謂其易之悅也曰文主理已矣何必法也吁
言之弗文行而弗遠茲非孔子言邪且大理何者非
理乃其文何者非法也斯言也僕懷之稔矣然莫之

敢告也今足下既有同應之聲又相求也僕安敢終
默也且人情未有不忽近而務遠者何也知其實者
少而徇乎名者多也世遠則論定持定采名則曠世
相慕故漢文帝批髀思頗牧而不知李廣魏尚者以
其近也近則疑疑則實昧實昧則忽之矣斯時俗之
重悲也今足下於僕同時最近涉疑而不疑又無傾
蓋之談接衽之雅乃一旦走千里之使聲應而氣求
之僕以是知足下立之獨而往之勇也以是而的古
何古之不的矣諺有之曰一年二年與佛齊肩三年
四年佛在一邊言志之難久也幸足下無悅其易無
憚其難積久而用成變化叵測矣斯古之人所以始

同而終異異而未嘗不同也非故欲開一戶牖築一堂室也足下誠不棄芻蕘幸采焉察焉墨本賦一通戰國策一部附獻左右者

山陰周祚附

夫有傾蓋如舊白首如新又云曠世相感對面不相知嗚呼嗟夫是亦足悲矣祚於越之人也越俗多士古稱五千勾踐之遺風焉今而求古之士有不可得也古務知略足以興仆起舍而今多詩書之習柔順和緩拉功名而取卿相捨青紫而享肉酪反執其所攻而讀之其辭漫漫其音嗚嗚未見其如古人也嗟夫予獨何心能不悲夫彼坐於世

而不能自立非勇也安乎俗而不能有返非智也非勇非智不可爲士我思今人其誰歸乎往寓幽燕有携空同集過予者予抱而讀之再三而嘆之嗟夫世有是人予不得而見之予豈人也哉方時舉進士不獲自逸後二年出宰東阿又不獲自逸每抱其書不置予未逮老當有以遂予之心也居東阿不六月以父憂歸越憂中益思見其人而於禮有不可出矣鄉里之人見祚如此多購近時鳴世之文相與議論氣卑意下祇令人悲悼耳果追空同哉嗟乎予不見其人也而止是書爾追憶予年駿駁乎四十有四矣白日易下逝水不返墮弱

苟且以俟其老將柰何也求虞翻趙焯陸佃放翁
於鄉之遺書而讀之吾意未覺其有當也登會稽
之山想黃河之流浮雲西馳征翼東向又不能不
空同之思忼慨幾於泣下而左右之人豈復知予
者哉誠以惜時不如立名慕德不如勵行追古不
如就今執文不如親炙此王粲有依劉之誠張敏
有夢惠之歎古今之所共欽烈士之尤甘心也轉
展思惟莫能爲心昔施惠死莊子至寢言子期終
伯牙至不彈天下之士豈弟子恨不得帥師亦未
嘗不恨得弟子耳楚國之寶惟下士之愛燕市之
石多衆人之羞其誠有合不合知不知論衡致推

於蔡子玄經式重於侯巴詎無其故哉祚自恃世
人少有知識霄壤百年忍同螻蟻男子生不成名
丈夫沒無所稱得不悲矣足下視予其真何如抱
茲憤懣莫與告訴出門天地如此之大往來之人
若是之多今人爲文有復逾空同邪然以衰經嬰
已未易奔趨托便鴻而附音因北風而遡告復望
恕子皮之狂哀窳戚之志不吝賜教感惠無窮矣

答黃子書

自邑來辱致華牘竒帙兼之高篇展之爛然誦之鏘
然目之蒼然淵然蓋所謂希世之珍也僕潛伏空谷
久矣蹙然之音胡爲乎來哉夫志士死道貪夫死財

故攬仁收義汲汲若不及者君子之所以樹名慢藏
深積孜孜若不足者小人之所以穢身故曰有若無
實若虛公私之用別而務得之心一也僕西方之鄙
人也少鮮師承白首多岐獨往雖力夾持則寡甘心
丘壑弗求知聞者垂二十年矣吾子乃忘已羨人注
神馳想發爲英章按其密義過推踰獎布誠剖疑取
諸同聲之未定交千里之外豈非仁義之懷切汲汲
若不及者邪夫水一也灘聲而淵寂者淺與深殊也
吾子何與弗探何明弗則機觸而天動才運而颺發
思出而泉湧固所謂萬人之敵也橫照今古燁如懸
鏡尺牘千言鑿鑿中的乃顧歎然自視定同聲之交

於千里之外非有若無實若虛者能如是邪婚嫁異
耳五嶽必遊僕老矣尚能撰杖履以從聆玄論覲眸
顏竊至人之靈氣或能破慳祛鄙吞精蛻凡長嘯溘
埃之表昔李白遇司馬子微謂可與神遊八極遂賦
大鵬以見志吾子固希有之鳥也所慚僕非圖南翼
耳何日坐雲崖濯洪流高議大觀與君兵之祇增倦
戀耳

吳郡黃省曾附

省曾伏跡南海企懷高風久矣念自總髮以來好
窺覽古墳竊希心於述作之途緣此道喪絕遐闊
學士大夫皆安習庸近迷沿瞽襲上者深餌詭結

下者縱發放吐此駮驥所以空羣而和王所以吝
貴也悲夫悲夫不復古文安復古道哉 聖代鴻
澤流沛人文大彰故河精嶽秀鳳彩星華乃鍾萃
於先生由是巴曲塞宇而白雪孤揚鄙音彌國而
黃鍾特奏至勇不搖大智不惑靈珠蚤握天池獨
運主張風雅深詣堂室凡正德以後天下操觚之
士咸聞風翕然而新變寔廼先生倡興之力迴瀾
障傾何其雄也卽如吳下徐昌穀少綜鉛槧作賦
海濱旣而釋褐紫庭與先生締金馬之交每聞品
論輒終夜不寢以思改舊矩可謂奮力焦苦矣方
得彬彬然高翔藝林惜乎命壽不將未見其止先

生鑄陶感鼓而倡興之力昭昭乎布諸耳目者不
可紀矣省曾河南汝寧人也國初以武弁家于吳
故今爲吳人少從諸生困躓竒薄無風雲之便阻
遏攀造然蘊心積慮非一朝矣曩時常謂丈夫生
世進不得振耀 王庭揚摧治體恢展經濟發揮
聖謨卽當裹糧躡躑周遊五嶽窮覽六合舒豁襟
抱選長林廬大壑撰造一家之言以垂託不朽告
之交識或咲或賞白巖先生遂呼爲五嶽山人賦
詩寵行將追向平之高蹤矣計惟發軔時卽溯黃
河薄戾宋都登龍門伏下塵以咨叩大君子洪蘊
究討文章指歸庶幾不虛皓首但上戀老親下顧

弱子蹉跎停撓年逐東流夙懷不遂心悵鬱惱惟
仰天唏噓而已茲復不言齡筭曷常恐一旦燼滅
則二十年景懷之私徒抱恨玄臺爾矣公烏知哉
公烏知哉敬因程自邑僭布區區且有請質焉陋
昧愚瑣嘗妄謂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
由人造故虞書顯為言志泗夏標之嗟嘆古人搆
唱直寫厥衷如春蕙秋蓉生色堪把意態各暢無
事雕模末世風頽矜蟲闢鶴遁相迷師如圖繒剪
錦飾畫雖妍割強先露故實雖富根莖愈衰千葩
萬蕊不如一榮之真也是以小夫或誇達士弗尚
匪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鴈唳哀哀而會節鷓鳴

響響以成章凡厥有聲無非律呂之數也但世人
莫察自然咸遵剽假古途雖踐而此理未逮藝英
雖偏而正軌未開秀句雖多而真機罕悟獨見我
公天授靈哲大詠小作擬情賦事一切合轍江西
以後逾妙而化如玄造範物鴻鈞播氣種種殊別
新新無已而脉理骨力無不底極豈世之徒尚風
容色澤流連光景之作者可得而測公之藩垣哉
布賤索處無由多得珍撰每於士紳家借錄諷詠
洋洋乎古賦騷選樂府古詩漢魏而覽眺諸篇逼
類康樂近體歌行少陵太白古文奇氣俊度跌宕
激昂不異司馬子長又間似秦漢名流嗚呼盛矣

盛矣昔李杜詩聖而文格未光韓柳文藪而詩道
不粹豈惟聰識之難兼哉日月幾何力固有不遑
矣何我公疑稟之全而述作之備也往匠可凌後
哲難繼■明興以來一人而已公之華名飛照四
裔豈待江湖耕釣者之稱頌哉亦以見雲山煙澤
有此好慕鄙生耳管測蛙仰不知公果以爲然乎
何大復號稱名流而迺爲誇論曰文靡于隋其法
亡於退之詩溺于陶其法亡於靈運嗟夫嗟夫是
何言哉隋不足論至於退之陶謝亦可少寬宥矣
獨謝集稍不易評愚則以爲登涉之言締搆密緻
妙絕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卽之不得

雖骨氣稍劣建安而寓旨輒書萬象羅會使後代
擅場之士內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爲之啓導
也前薪見凌勢固宜然文彥無窮不可欺也徒以
體語俱俳病之則三百之中徃徃而是所係於詩
者當辯其真不真耳俳不俳又烏足較哉執是而
言是貴形膚而略神髓者也豈不有遺論乎省曾
亦焉知是非但於心有所不安惻惻高賢受誣恐
紛亂來者視聽聊一誦質耳望我公其詳教之南
鴻之便勿吝報音鄙言數首僭求削示幸甚幸甚
倘不卽上命駕有日比望雲空無任惘然

空同先生集卷第六十一

空同先生集卷第六十二

北郡李夢陽撰

文書二十七首

奉林公書

奉邃菴先生書十首

與何子書二首

與李道夫書

答左使王公書

報吳獻臣書

與王獻可書

書一十七首

奉林公書

愚生也晚不幸不獲侍公然又私幸漑公之餘波凡聞公一言一行真如觀景星瞻喬岳寤寐向往以標

以趨而愧莫之能也所委序詩之文力綿才孱實莫
敢承而札教屢及豐貺接至夫學非子夏孰引毛詩
識殊元凱胡增左氏將筆復輟竟自遲疑屬石峰藩
使尅日北行有僮南返因自竊計太賢知遇義難卒
孤卽文之弗佳亦鄙人請益之端也用是弗揣輒作
林公詩序一篇言或過當離經乖義就便點竄敢不
拜公之明惠

奉邃庵先生書十首

某不肖不能抑則懿矩諧世寡術積誠弗著動輒獲
咎貽父師寤寐之憂然私懷種種徒抱瞻戀而莫敢
輒上一書者以物議未白爲門墻羞也今道門子造

僞童二事勘官勘咸有下落無我千矣人人稱慶以
爲天道至公而勘官心反不悅乃准人奏我事咸勘
實江奏我事咸勘實吳奏我又咸勘實而我奏江與
劉喬事則咸勘我虛揚言曰不如此無以塞科道之
口而快其心某謂前二事旣明白諸亦聽之而已不
復與之辯而勘官猶云中之不深乃於勘文外移文
各府縣廉我陰事某自保曾參決不殺人料亦無事
可廉也即有之不過害我作官耳彼旣不能害我作
人他非所憂矣某自沾餘馥以來卅年于茲矣恒懼
玷點名教愆違訓旨每以不欺師君實不以死生富
貴動心法希文而攬轡澄清則欲效孟博之爲不意

世莫我知百犬吠聲千人傳虛凡所振紀綱懾權貴
與禮樂作士氣起廢舉墜拔冤伸枉植善鋤強皆置
不說而妬者目為生事異者倡為尚氣仇者指為奸
邪私者誣為善訐排者劾為不謹喜諂者見秀才不
望塵雅拜則曰歪提李使之罷輒者無能為也則曰
強臣奪其權人卷畢集而推託者則曰畏李某而人
卷不易提解問賊官者不恠官之賊也則曰李某有
害人之心非惟不之恠顧又礼貌之唾罵者不唾罵
賊官也則曰舉賊官者可唾罵時事至此中夜拊膺
未始不流賈傳之涕而危巷伯之遭也古人邈矣試
論今人陳士賢曲克諸生有為強盜者釋弗問也凡

上司咸莫敢諸王何敖靜之拳歐唐御史嘗小試甚
至執刀而入唐御史發疽而死當時未嘗以奸以強
以歪以訐以害人以生事以尚氣加之也某無事也
而何以蒙是名也揚繼宗對人輒罵賊官不絕日凡
有事於其邦也則沿途伺察其動靜嘗以按察使朝
覲見藩司官封人事送人輒挾之并列已名嘗又任
意縱賊囚當時未聞謂之奸之強之歪之訐未聞謂
害人生事尚氣也雍世隆以臬使路辱知府為都御
史則鞭叅將為右轄時浙人惟知雍布政耳詞訟者
不復之臬司矣天下咸壯之不甚謂非某無事也今
其加我者矧又無形之謗而甚者如任漢所陳咸懸

空架捏初無影響幸賴皇天無私 太祖太宗二皇帝有靈孤臣寸心竟獲洗雪而勘官者乃不降心平氣開布至公猶欲他求中傷夫善人者國之經端大者天地之元氣也今顧爾爾矣而于其可摧可抑可廉可擊及一切收威柄而潛消跋扈之計則反畏蜀如虎莫之敢動也某嘗對勘官大言曰今諸瑣瑣勘畢矣然非元氣所係紀綱之關也必於激濁揚清之內而暗寓扶陽抑陰之義使彼知朝廷有不可罔之法天下有不可屈之節古今有敢爲之男子無能逃之貪吏然後能懾服勢雄係屬渙散潛泯亂階勘官曰慮有後話耳某曰夫燕卿者代 天子行者也太

理者持天下之平者也然猶慮有後詞則天下官不勘事邪彼不聽某退悔失言矣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彼意直欲保官耳夫士之見重於世者以人不以官以若所爲即使位極人臣封公封侯時衰運移一旦捐館亦與吾輩等矣傳之天下後世當云何矣激切踈鹵不文臨封悚慄

二

草莽中伏聞謝柄歸里卑懷無任喜慰比遇張生言眠食安健門客往來者如常也則又慰又喜某私計不謁杖屨奉道顏今十年餘矣雖耳警歛目和眸神馳心注無殊曩昔然悲離隔慕親接於衷莫之寬也

壯歲性狂膽麓高視獨行四方是負意之所拂投冠
便往以爲軒冕之耀不若丘壑爲安於是一擬江左
再圖襄漢心勇跡阻竟還舊棲才弱成寡自鄙自嗤
去年室人喪亡子蠢孫孺家事埤躬顛毛漸種種矣
夙志謂何臨鏡竊嘆邇卜域鈞州大陽山其地泉石
幽曠想於茲焉老矣南望門墻豈勝瞻戀

三

愚無似然陶範懷德景行慕履真仰如日月親如父
母無日忘之無時忘之顧經霜逾暑左右訊缺音墨
載踈斯窮居寡接因循自阻之故非敢忘大昧深安
下而恬汗也年亦自惟復駕馬求之義杜門絕游葺

室廬闢田固爲終焉計然猶多日是增身非娥眉羣
妬奚來死生有命聽之而已戊寅之歲再舉一兒去
年一乳兩兒皆幸生活通家骨肉敢附以聞屢萬里
行草次布白不勝惶懼

四

張陶二客此數往來以是得聞起居爲詳爲慰某疑
似之跡市虎成真而勘臣遂以殺人媚人爲心鈎織
窘辱無所不至幸素翁當道疑剖似解不費言說大
認明釋某嘗自鄙亦嘗自幸自鄙者踈亢弗容于時
自幸者元老碩公取爲要駕之馬目爲磊砢之材也
某反觀私計平生不敢爲汗下苟且之行即遘擠陷

不敢爲門牆玷也

五

既見遽違瞻戀增劇心旌去旆搖搖共西伏念天生
李晟本爲社稷朝有君實吏戒邊隙顧經綸早卷崇
壑淹棲塞塵旣起廷論乃歸大相元宰老就金革窮
沙大漠殘城羸馬焦勞心骨想見先憂之容然秦隴
舊民伏威涵澤望公之來真如日月之照雨露之濡
斯所謂事半而功倍者也某少耽章句曲荷陶成迂
執忤時中歲淪斥無由操策轅門侍聆邊略然金鼓
之音旌旗之色恒若親之斯雖想像之餘懷亦聞見
之素心也委箋名作自慮知識蕪淺黑白或混青黃

白蓄然命嚴意懇弗敢固遜緣節鉞過往時內人暴
病夜警因瘁會風又襲之逾月始平諸帙校定涉秋
畢矣鄙詩二篇敢上左右非能步驟來章幸置贈什
卷末亦驥尾之附也聞有脇痛之疾事體定後想勿
藥矣伏惟強食節勞爲社稷爲生民自愛不宣

六

門生李某死罪死罪上言歸田錄四帙奉教勘定了
畢敢先馳以獻者竊念某身處堂下眼在管中乃敢
橫肆譏評點竄名作謬擇明珠瑕指完璧某誠死罪
死罪夫栗然之色不以指而損美者以其璧真也淵
然之尤不以擇而亡圓者以其珠神也我公神珠真

壁幸無怒于妄人轅門萬里無由質疑以聆緒旨西
瞻太華吳岳之峻不勝仰望戀慕之至

七

伏念日者途館趨侍河舟登別踟躕春野佇望風帆
感慨今昔衷曲悽惋憶在冲年獲叨銘範萍蓬飄逐
忽焉衰暮公逾七袞愚過半百會不信宿復此違隔
人非木石誰堪此懷也大作十冊校定者九遺者自
訟橐耳愚嘗靜繹潛究推求旨緒西巡謚作矜持嚴
整大而未化立朝之作廟廟冠冕俊拔典則邊塞之
作忠誠奮揚規畫槩見歸田之作幽眇流行情渙意
曾變化百出矣揆厥原之者厚天沛蘊深光淵故觸

之則癸驅之則公寫之無逸景用之無梗事鋪之无
情遂使工辭並自畏其渾淪召氣者讓其雄高攻意
者服其巧妙雖唐宋調雜今古格混瑜瑕靡掩軌步
罔一然所謂千慮一失者也一代名筆後必有知子
雲者縷々之談未及面陳敢附此以聞

八

徐州使至知蒲輪北矣公之出處天下関之初公之
南也愚嘗私計出則利国處則利身且今夢傳十丑
之秋孰能傳公獨以身利哉夫治朝亦有雜進君子
不無異同今欲主張国是定雜爲一合異爲同非公
是利而將誰利哉往者公之柄政也議者謂公喜通

才獎辯給拔門用之故吏故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
書之夫多而雅裕鎮裕之徒寡爽快取辦之流揚而
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
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中
通濟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下之變而後成天下之
亶夫日有中昃時有孟季愚嘗竊觀今天下之才
正惡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消長生才有
高下邪抑有之而未用邪用之而未盡邪斯非後生
小子之所知亦非所宜言者以道義肉骨弗覺縷七
至此大作四種五冊勘檢各畢敢緘付來使以還企
簷光範址斗在天斟酌元氣霖雨四海吠畝之氓伏

俟太平無任慰幸懽怵之至

九

十二月半問王承差齋教翰詩冊至并獲災變陳言
之章 皇上慰諭之札竊嘆私幸連夜彌日嘆者遭
際之難而幸者夫子之道行也伏自 皇上入繼虛
心委政禮耆古儒孝敬恭默天下信之言 君有臣
愚安得不私爲之幸然必至誠而後動積久而後徵
於是又知遭際有難焉因念夫子秉蒞要樞建白彈
駁不止數十百章而精誠剴直該貫練徹格心明誼
指事正體無如此疏之大且切者斯所以 天聽回
而眷心注也仲舒三策光武十行今復見之太平之

業非我夫子而誰望哉所委勘檢屬年殘倥傯俟春
初完報耳夏方伯人便輒布此悚懼

十

歲事復更瞻望台斗戀慕愈切大製三冊勘合各畢
中間批評言語放肆去取嚴刻殊非事長專貴之禮
愚以爲託屬旣專導誘復至使有懷弗罄不涉於欺
乎故寧言之而失當不忍知之而弗言况由此有獲
教者乎是非可否無吝開示固愚者之幸也

與何子書二目

勘官以送門子造僞章二事與我無干乃反大懊恨
深其文鈎織如以釘釘木惟恐不入也然竟公罪無

柰何乃招擬還職而於參語則曲紐刻加務求合言
官之丈此亦甚足也僕靜觀性命之變窮通顯晦
斷斷有默定之數通顯卽無賴亦進用苟窮而晦叔
向柳下惠不獲免也以僕至公極廉脫履富貴誠利
於國死生以之猶不免大惡之名之加他可知矣僕
此一言一動悉爲仇者所搜羅江御史搜羅者二吳
廷舉者一淮人者三然竟若斯焉矣僕私謂勘官勘
畢必酸心流涕痛我之寃而憤讒誣之易扇而今乃
反爾爾可笑也餘見文詩四月八日

二

勘事一二日畢矣而淹至三月廿五日始發回省城

李公同全集卷之六十一 九
候命下今寓城北玉虛觀也蓋是時赦丁已久有使
之無引赦者而勘官遂不之引赦勘官初許只在廣
信候命下形諸言矣已又發回省城此亦有使之者
臨發第嘆曰斯非我意你衆人所知耳僕今決長往
此等不足與較云云者欲君子知顛末耳家人尚頓
九江蓋俟僕同歸居鹿門耳自僕罹此難友朋多不
復通書問結交在急難徒好亦何益僕交游徧四海
矣赤心朋友惟世恩德涵與仲默可其難如此可悲
可嘆同日

與李道夫書

僕婞直之性孤危之行皎然難白之心自諉世無知
已久矣乃幸而遇大君子者違群而顧汰沙而收訓
惜保獎日彌月增此真僕希曠之逢然君之信善弗
疑夷險靡貳卽古大丈夫之事何加矣而隨場悲喜
寒燠異情者聞之尚有里閭之疑一可詫也信之獄勘
者任私拷成蔑有理法無竟明之古事無不寃之民如
程伯者總司問而君詳而允者也勘文所不載勘者
羅織插入擬程伯末遠充軍而坐僕以故入此更不
可曉亦大可笑也蓋彼意止欲害僕初勢不啻山壓
然竟莫如何乃擬僕還職而於叅語則深文鉤陷迎
附彈者我命在天聽之而已復何言復何言獨念遠
逝甚邇無計縮地把臂一說用泄俛仰千古之懷耳

李望同全集卷之六十二
跋望光範曷勝愴惋有便不吝數寄則為慰大矣

答左使王公書

吏至奉魏牘檢豐貺詢所從來感刻深切嘆惋并至
僕自險難以來素號海內義氣友朋知己親舊不復
通一書者多矣而公獨以一日之雅乃千里遣使跋
艱泛澗出境致問中詞布悰此其介然之明毅然孤
往同聲必赴破衆而趨詎足與隨場悲喜逐波浮沉
者道邪傾蓋如故白頭如新豈不信哉竊念僕人雖
蕪鄙志不安下顧內愈精而外愈疑心耿耿而踪靡
白嘗自負丈夫在世必不以富貴死生毀譽動心而
後天下事可濟也於是義所當往違群不恤豪勢苟

去就以之不意時體不然哄然排笑吠聲射影襲
成大獄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凡此咸僕忠誠未孚於
人而婢直不慮其後所致即使時論密而如僕者
終豈用世之才不敢更覩行列塞賢路也今諸謗幸
頗洗雪白矣即日揚孤帆泝江漢入鹿門偃仰丹壑
顛觀諸大君子太平德業之盛而需其餘休斯志望
畢矣然此隱懷也不敢輒告人而今吐露於公者以
有鍾子之知蒙歎樂之顧者也來吏謹敏能悉公官
履嘉大之詳瞻佇景輝不勝躑躅不宣

報吳獻臣書

雄章珍餌孤使遠馳仰知公有至意焉奉誦什襲與

心俱藏也北來尚無消息僕今手攬以待消息來便
開也別後沿途采詢謠議士人頗不以僕輩為非而
不知者猶謂僕矜已凌儕而謂公附炎忌才此甚可
笑也僕與公雖幸並生明盛之世其有海內之名而
往昔邂逅湖東交衽接席談不逾日竒情未諒各負
氣不下致生異同此亦古今豪傑之常而僕之過執
靡遜自遂往顧厥咎孔焉然於心無它也患難相值
風萍偶聚頭攢耳摩臥起相聞酒食延呼數月之間
兩襟遽豁轉為綢繆前何以戾今何以歡隱衷忤懷
彼此獨知矣來詩云夫旣邁顏面豈不愜素心如何
異同論三兩相差參君誠子淵儔而我非孔壬辭旨

婉實所謂言不違心者也第子淵擬僕則以過耳臨
徂有日悵念風義爰為放歌一章輒煩來使毋曰不
之而後和也

與王獻可書

人至奉書狀備諗接邁大憂彌年在疚顏形可知也
蒙以銘文見托委非其人潛光何聞顧通家肉骨義
畜効力千里馳使勢難固辭然僕謂凡文必據大體
有氣象是故瑣屑尋常一切剗刈銘文中間不無筆
削斯以意會可耳八世敬仲大名畢萬恐費搜索輒
附以聞

空同先生集卷第六十三

文

祭文一十八首

北郡李夢陽撰

九江謁瀛溪先生祠告文

蘇先生入白鹿洞先賢祠告文

丘先生祭文

熊士選祭文

周副使祭文

左公墓祭文

汪世興祭文

延平同知閻公祭文

王汝隣祭文

林元佐祭文

李貞外祭文

余貞外祭文

馮照磨祭文

祭鮑子文

亡弟汝含祭文

方山子祭文

內弟左舜在祭文

外母廣武郡君祭文

祭文一十八首

九江謁濂溪先生祠告文

維正德六年歲次辛未秋八月中順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後學關西李某以巡視事至九江府乃八日乙酉率郡之官屬師生等敢再拜謁贈道國周元公濂溪先生祠下而以牲醴匹帛修厥奠事乃爲言曰嗚呼孔亡孟殂言湮聖逝六經僅存異端爲敵天產夫子起自南夷繼絕開來文不在茲圖書啓秘我明我聰譬晦而且江河地中嗚呼夫子貞履坦坦道光

跡幽自彼魯鄒匪我獨遭我我廬山公遊而棲爰莫爰祠百世是師某沐馨研粕年逾三紀志銳質劣無成內悔文鐸忝竊言邁江邦過公里阡汗顏徬徨式修厥明以奠以祀品豐于豆我酒伊旨誰其配之二程夫子濬深貫與敢忘本始神格相予造我髦士尚饗

蘇先生入白鹿洞先賢祠告文

維正德六年歲次辛未九月戊申朔越四日中順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李某敢昭告于前提學虛齋先生蘇公公昔省方視學矜珮作氣抗折權貴威武不屈茲洞之興公實有力某謹按祀典德祀功祀二者

公並有之爰采輿情載稽羣議飭南康府以九月四日奉木主書公銜號姓名入白鹿洞書院先賢祠公神是依來遊來豫敢告

丘先生祭文

維正德四年歲在己巳六月甲子處士松山先生丘公卒其友人北郡李夢陽以柔毛庶品為奠而致辭曰於乎士有曠百世而心相求者矣而公與僕生並時也又共里閭而居豈不幸哉當是時公年六十餘矣而與余交余仕宦人也而獨敬重公以隱操此非世俗所謂相友者哉然僕於公則相合也此豈苟然而已者邪且以公之豪鉅使出而干仕與世翩翩其所就固可量哉而說者乃曰何論愚智顯貴則身高此所謂井蛙之見也誠以彼較此其輕重可同日而語哉是以原憲季次之偷寧沒迹於滄波岩穴之區而不肯苟祿以徇世卽守蓬蒿畢身隱約而死而終不與汶汶者比權而量力也古人有言曰天道無親惟善是親不於厥身於其子孫且如陶潛杜甫非不善人也然率困苦不顯見於世乃其子率又不甚似亦謂有天道不邪故原憲季次雖隱約然不以其故而損名陶潛杜甫其子卽不似然議者不以是貶其行故曰君子強為善而已矣公何憾哉前公以壙志數見屬今且撰公壙志矣不敢卒負

熊士選祭文

仲夏之交我舟南邁衝沙改路浩浩江瀨顧瞻劔浦
有墳山阿慨思哲人攬涕滂沱惟斯哲人志超美心
如玉如金英其德音豸巍於冠立朝之端如鷺戢翰
烏棲弗安聯裾並珂喟昔京室晨遊繼燭宵吟見日
形忘道孚死生膠漆妖祲中昏塌翅各歸天清地寧
重離再輝我乎南來哲人玉頰蕙零松摧不見顏儀
見此夜臺絕絃爲誰掩袂徘徊百身願贖返魂無丹
巨川滔滔林原盤盤車停馬駐孰知我嘆尚饗

周副使祭文

嗚呼公文子蓋棺者于茲兩月矣公之罹禍之慘見

之者嗟咽不能道其事聞之者不忍聞也卽不相識
爲公猶痛悼忿恨不欲與賊共生矧吾儕於公同進
士爲僚友邪當公之擊賊也知有君也不知其有身
公之子知有公也不知其身爲身也使天下爲臣者
皆如公爲子者皆如公之子可常治而不亂矧有如
盜賊矧有如公父子者死於盜賊之手嗚呼何忍道
何忍道不忍道而復道此者亦以痛悼忿恨天下無
公父子者耳今公長子奉二榘登之巨舟由彭蠡大
江反葬於故丘較之無聞而死者死同而所以死則
固殊矣尚享

左公墓祭文

年月日具官某以牲醴之儀遣水新縣官往祭於奉
訓大夫秦州知州左公之墓曰始予下車詢公園域
掃治缺人鞠爲榛區心竊悼之函欲往視今在鄰邑
竟亦斯沮鳶蘿之懷歐焉靡寧乃輒遣官臨祭公如
有靈鑒茲末忱於乎碩德下位澤復弗延於後人孰
謂有天道哉尚享

汪世興祭文

維正德四年歲次己巳十一月某朔越某日友人某
等謹以庶品清醑奠于亡友校尉宣武衛百戶汪君
世興柩所其文曰嗚呼世興死乎真邪非邪兩月前
世興別我往山東固偉然一壯男子也而今乃遽死

乎世興爲人無致短之道不宜客死暴露而今短邪
又客死而暴露邪且今狂悖無行負君父用奸計欺
壓輩行得罪友朋者豈少也然多白頭不死乃今竟
短而客死而又暴露哉且自有宇宙來忠直獲殃咎
不才受顯福屈伸顛倒夫豈少哉至於論人則于其
行不于其年今世興卽短而客死暴露較之諸所白
頭死牖下其得失不侔矣嗚呼世興余又何悲

延平同知間公祭文

惟昔杏林坐宴花京走馬元龍逸氣王融妙年附蠅
有幸方慙既倚逝水難謀遽成萍跡浮沉旣判悲慶
隨生中間乖隔哽咽何述又况雍門軫存歿之懷山

陽起橫吹之感迎輒撫孤此痛疇堪緬惟年甫釋褐
星軺衣繡鷺軾當其攬轡河朔褰帷涿上風聲義氣
豈出范賈二子下哉故時弗常春明必有晦林甫曳
紳九齡褫爵丁主端笏平仲竄荒雖顯幽定數智人
罔談而慨古憤今志士多淚閩邊越徼竟墮跼瘴
雨蠻鷲徒歸唳鶴一麾尚尔胡論高牙獨視南來孤
魂西返榛墟嚴雪風亭暫依禮同斗酒情傲生芻昭
昭有知鑒茲未懷尚饗

王汝隣祭文

鳳翔千仞龍游四澤昧者翹首而挹其輝枯者跋足
而浹其液乃一旦翮殺鱗脫奄馬與常羽凡介同盡

其滅此其恨若痛有不肝蝕而腸裂也邪於乎汝
方岳之任高矣陟矣邑君之殫而俟君之液者天下
有同情焉人士有同評焉乃亦殺翮脫鱗奄馬與常
凡者埒邪追惟牛刀初試鷺車載揚錦炫鸚擊何者
風采雖寶缺中埋而龍光竟吐相臺薇省台輔是階
李廣不侯顏回終天天乎命邪此恨此痛行路靡堪
矧附驥于甲流斷金於末契者哉某等輔蓬自昔聚
萍在斯淮陽匪遠哭吊罔由寄薄奠于生芻軫遐悲
於宿草文縮意求室尔心綿尚享

林元佐祭文

年月日友人某等以庶豆清醑奠于故戶部員外郎

東石林君柩所再拜哭且告之曰嗚呼元佐旬浹喪
二子未幾身與俱亡天之禍林氏亦遽至此極邪元
佐氣體若北人善飲食不畏寒暑而一病骨立以死
元佐上不負君下不負民內宜於親外義于人足求
祀矣而乃竟無子識元佐者謂其空洞坦達道遠之
具而其官若壽竟止於此之數者展轉思繹莫究厥
始而所謂天者果安在哉予嘗博觀天下勢有所難
恒數有所難一卒然而值歛然而失則雖所謂天者
無容力焉故得喪不足以自律而成敗不足以盡人
不然豈無崇爵考終傳之子孫無一善可稱于世者
乎予固知元佐且將唾之不顧而自亮其死之爲安
也他何論哉他何論哉元佐一馮麗雲附景星攬觀宇
宙之內亦少慰乎

李員外祭文

嗚呼君結衾蓋棺離人世者忽二旬于茲矣思與君
偕入並馳棋局酒杯誼嬉笑謔極平生過從之樂而
今不可獲矣頽然之貌森然之髯恍然立吾前豪激
磊落之論侃侃在耳也而呼之不應招之不徠也君
慷慨悲歌人也英爽不散之氣必有附麗馮倚與陰
陽相升降者歟然予不得而知之矣自君之沒予寢
不安枕食不甘味糸紉重息未始一日而置蓋一以
憤善人之弗毅一以悼交游之陵替則君之英爽不

散者亦有鑒于斯否邪

余員外祭文

嗚呼士有負凌雲際日之材挾奮迅扶搖之翮一旦崩隕僵踣與百卉共盡腐鼠同磔必有水火之厄彫鏃之疾虞羅斧斤爲之災者否則衝風毒霧排其堅幹焦其勁羽嗟吾邦臣有一於是乎而遽奄然死乎曩謂君垂蔭萬里振翰九霄可計日而至而今已矣嘗竊觀天下貌弗中相羸瘵多嗜慾弗壽志庸識卑弗貴謫薄弗祿悍急弗毅嗟吾邦臣有一於是乎而穀也祿也貴也壽也于斯焉止乎或謂君席肅故之業產富千金年四十餘育五子又蒞官赫赫界之良

下奪之全殆所謂天也夫良者天旣奪之矣彼貌弗中者羸瘵者多嗜慾者志庸識卑者謫者薄者悍者急者顧或全之何邪向界之材若翮又安所爲邪嗚呼是固不得而知又奚足爲吾邦臣辭也始大夫命下群趨賀君相顧而笑詼辰蠲饌將大饗賓客孰謂慶者出廬返轡來吊非斯文之至厄千古之深悼乎是月也設旒于庭戒行有期君有老母日夜金君之歸君之魂氣尚無它之乎

馮照磨祭文

嗚呼生死其天乎哀懼其情乎不有邂逅之遇金石之盟杯酒彈劍意氣相傾者一旦幽顯異途榮隕殊

科於是軫雍門之調誦蒿里之歌傷如之何矣臨君
之門歸輦駕矣丹旒揚揚柳在下矣子衰妻經賓客
縞衣冠送矣嗟嗟悲夫修榮短戚窮愛達悅伸暢縮
抑人情固矣及百年共盡一杯均掩狸鼠內穴螻蟻
下啣草卉瓦石又何異矣孰天孰壽孰愚孰智矣君
雖弗昭異於弗仕四十而有子異於徒死吾入奚悲
吾又奚悲

祭鮑子文

維嘉靖元年十月癸酉朔越十有六日戊子梅山先
生柩還於故山其友人李夢陽設奠夷門道左再拜
送之而爲之言曰嗚呼

爲乎來胡爲乎歸子

之來也高冠大衣輕舟穩車前有廝後有臺江行月
迎山邁雲隨而今之歸九旒前飛素幔後圍賓客縞
衣而白冠送子吹臺之側哭子長河之干嗚呼鮑子
十年北顧氣橫中原一旦堂堂之軀而爲營營之魂
乎豈生死有地壽夭者天乎草木黃隕繁霜慘人吳
澤寒波越徼暮呻子無東無西無南無北鬼返魂俱
還汝鄉國汝有朋親弟昆宗之子族之孫有迓於境
有俟於門肴嘉酒馨肥荈香豚汝嗣六齡哭爺零下
汝靈汝征汝家汝庭尚享

亡弟汝含祭文

汝含既卒之三日三哥以牲酒果爲奠拊棺大慟仰

天而言曰嗚呼吾弟吾尚忍言邪昔我先君徙官於
河藩挈吾兄弟僦居氓邸入飽出嬉家室如火元年
戊申喪我季姊癸丑喪吾母乙卯又喪吾父八年三
喪故業崩解骨肉荼毒李氏不絕如綫維伯兄念先
世起家之艱夙夜罔懈振我中葉久而未集吾雖竊
有班秩顧恒有歸志而大我門閭惟汝焉望而汝今
死已嗚呼尚忍言邪尚忍言邪汝七歲猶乳以吾母
絕字於汝也十歲矯悍群兒莫之敢闕十三四綴幡
走馬撓如猱狄吾知汝稟之者厚也十五涉獵典籍
日誦二千言微旨奧義多所自解十八九鉅鏗軒露
漸有光彩吾知汝蹄齧首必善走也吾見汝額骨隆

起髮際巨口豐頤闊步凝視始生之日有不速之
客二人來緋袍而阜蓋吾知汝貴且壽也有一於此
足以不死而汝竟死邪昔先君易簀惟汝焉憂以婚
姻屬兄以行業責我爾家爾室厥女彌月兄亦庶乎
矣汝行未見業未大予何以見先君於地下邪去歲
仲冬汝從予通州疾病尋作目瞶瞶而癡首岑岑而
惡更數醫之手而巉然骨立日銷月削抑孰謂遽罹
此厄也嗚呼天邪命邪虫虫之氓天平壽之命乎佑
之何獨殤吾弟且奪其後邪凡此皆所不忍言而吾
言之雖虞爾之魂亦以泄吾之悲夫吾能言者言之
矣所不能言汝亦知之否邪

方山子祭文

方山先生卒殯矣大梁李某乃以香幣之儀遙奠于
殯所爲言曰於乎橫海之鱗釣者徒盱順風之翼弋
人何慕子也傑特警捷英悟彈鋏悲歌振纓高步扁
舟浮游駿馬馳騫五岳丘垤萬古昏暮軒駟弗義視
如蚓螻一言苟合千金毫毛弱弄觚翰壯涉風騷咲
銜杯醜手無停毫於乎鄭子易良其背詩養時晦天
道思露自滿者潰茫茫草澤曠曠豐沛桂折松摧珠
沉玉頽鳧鳴叫雲霾慘其遵吳邁越魂氣東之方
山書屋沙溪釣絲驚依月嘯孤鶴夜悲生芻延頸山
川紆廻歌不盡哀意豈達辭悠悠君子孰知我思

內弟左舜在祭文

年月日左君舜在卒越四日其姻兄閔西李某以
鬢柔毛清醑庶果往奠之曰汝主早孤形影偃偃
及解事遽天而亡二雛在抱重闈在堂視天夢夢哀
哉允傷爾祖樹德厥考孔揚天畀爾良旣篤旣臧惠
親友弟和隣睦鄉恣不至罽戲不涉狂口無兼味體
無麗裳所不求者謂非天殃予來自西聞汝大喜整
衣呼食示健強起予往診視病則骨髓神醫弗治况
予小子再經旬浹而竟至此卮危之言琅琅可書天
鼓自候以古疾徐達生委命智者弗如莫壽於殤莫
樂于死斯言良恠要有至理昭昭聽之尚其鑒止

外母廣武郡君祭文

嘉靖元年二月戊寅朔我廣武郡君將啓殯而西宅
之三十六陂之佳鬱於是甥李夢陽設酒脯牲俎以
奠而言曰於乎謂賢者嘏我君恭孝四十而寡謂貴
者盛我君王枝隱約愁病謂壽者祺我君七十霜鵠
夜悲於乎賢匪無嘏天實斬之貴匪無盛我邁靡詩
旣昇之壽胡斬之祺如瓊珠颺撼珍草霰摧卽光
馨馨詎守之弗黯久而能持也哀哀我君秋蘭俄
晨月竟沈旣往何言追思痛心雲轡載駕二月初
羽衛翔狃原野恹慄攀號莫及窀穸水畢泉哉尚
空同先生集卷第六十三終

